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三十六

宰輔部

識閣

依違

強很

識閣

夫銓宰所寄台輔之尊兼摠萬機弼成九序安危所繫於是  
在焉竄亮之功可謂難矣至若絳侯見問無聞骨鯁之談平津秉  
成終負依阿之累以黃霸之治行而削牘之奏頗乖以王導之  
元勲而授鉞之謀或爽此數君者尚或失之况於中庸之才而  
荷阿衡之重乎是知注意之舉簡必寔難苟授之或愆將謨謀  
而易補豈惟巖廊論道虧宰正之風固將寓縣罹憂失其瞻之  
望矣

漢劉屈氂武帝末為丞相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

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逃引也是時帝避暑在

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置謂所帝問丞相何為對曰丞

相秘之未敢發兵帝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籍籍猶丞相

無周公之風矣不誅管蔡乎

湯啟昭帝末為丞相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

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延敬敬驪懼

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唯唯恭應延年之至更衣百

延賓必有更敬夫人遽從東箱遽速謂敬曰此國大事今大將

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先事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

猶與無決誅矣與讀延年從更衣還敬夫人與延年三語許諾

三人共言請奉大將軍教令

黃霸宣帝五鳳中為將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鶡音

本作頌此通用耳頌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

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士計長史守丞為民興利除

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

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丞相所坐屋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

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

也長史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上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

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

圖謀也凡言條者一一而舉

曰臣聞上計長史守丞以興化條

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群國吏竊笑丞相仁厚

有知畧微信奇恠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

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

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帝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

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敢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

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命各為私教舍廢也務相增加澆淳

散于雜為淳以水澆之則味薄樸大質也割之散也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懈怠

甚者為妖日解讀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不拾遺其實亡益廉

貪貞淫之行而以為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

於京師非細事也音過也漢家丞敢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

禁姦條貫詳細不可復加且令貴臣明飾長史守成飾讀為勅同以下類

此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使務得其人群事事皆

以義法令檢式檢局也毋得擅為條教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

受戮奸求也音干用以正明好惡天子加納敢言召上計吏侍使中

臨飾如敢指意霸甚慙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

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此望之不

後漢崔烈靈帝時為司徒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

天下役賦無已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

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火

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臣願得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願計當從與不耳李布

猶曰噲可斬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鄴商別

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逆叛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丞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或之苦使佐裨之虜得居此土勁甲堅固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苦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樊

議

王允獻帝初為司馬是時大帥董卓既為呂布所殺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疾惡初

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祭會每乏溫潤之色校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直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竝相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儻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

九州春秋日胡文材揚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儻之叛皆召文整整

修使東兪之不侵借温顏謂曰閔東鼠之子欲乃先遣使詣  
何為乎卿往之於是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長安求乞赦免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後懼等入城兵表  
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廷尉後數日見殺

晉揚駿惠帝時太傅皇后賈氏矯詔將誅駿駿居曹爽故府在  
武城南閨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  
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殺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  
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  
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性懦不決  
乃曰魏文帝造此大功柰何燒之侍中傅抵夜白駿請與武茂  
俱之雲龍門觀察事勢低因為群寮空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  
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駿死焉

軍之數以時後發故謂其自還攜至是懼罪馳歸仰藥而死後  
唐郭崇韜莊宗同光中為侍中兼樞密使議者以崇韜功烈雖  
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誤計欲取太山之安如  
急行避績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前代之成敗  
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為己任孟浪之甚也及權傾四海  
車騎盈門士人諂奉漸學流品同列豆盧革謂崇韜曰汾陽王  
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鴈門得非粗德歟崇韜應曰經亂  
失譜先人常云去汾陽王四世革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  
援引薄徒委之心腹佐命勳舊一切鄙棄寮有干進者崇韜謂  
之曰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伎不敢驟進者者慮  
名流唾余故也及征蜀之行於興平拜尚父子儀之墓豆盧革

莊宗時為平章事同光三年終洛不饋運不充軍乏食日致怨  
咨帝憂門所事濟贍之術革與宰相常說依阿徇時竟無奇說  
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取之以給  
軍士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聖憂

崔協明宗時為平章事天成三年九月協常侍坐言於帝曰臣  
聞食醫心鏡極好不假樂餌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  
哂之

安重誨明宗長興中為樞密使兼侍中有工部尚書李璘日生  
妄動切欲為宰相人望非允璘乃引偽吳覘人見重誨云吳國  
執政徐知誥將舉國稱藩願得令公一信即來歸向重誨不察  
事機即以為實然出玉帶與覘者令歸工佑其直數千緡經歲

無所聞竟成虛語

盧文紀末帝清泰初為平章事是時與閔帝兄弟尋戈之後宗  
社甫寧虜寇內侵強臣在境文紀處經綸之地無輔弼之謀所  
論者愛增朋黨之小瑕所糾者銓選擬倫之微類三年夏移易  
大原帥晉祖引虜拒命既而大軍挫衄官寨受圍間道告急八  
月帝親征過微陵拜于闕門休於伏舍文紀扈從帝顧謂之曰  
朕聞主憂臣辱予自風翔來首命卿為宰相聽人吉語將便  
致太平今寇孽紛紛令萬乘自行戰賊於汝安乎文紀惶恐致  
謝時帝季年天奪其魄言救寨其實倦行初次河陽召文紀  
張延帥謀事文紀曰虜騎條往忽來無利則去大寨牢固足以  
枝梧况臣有三處救兵可以一戰而解使人督促責以成功輿

駕且駐河橋詳觀事勢况地處舟車之要正當天下之心必若  
未能解圍去亦非晚會延朗與趙延壽疑密旁奏曰文紀之言  
是也故令延壽比行

馬裔孫清泰末為平章事三年末帝親征太原行在懷州裔孫  
自洛都來朝獻時大寨被圍息耗斷絕趙德均父子已懷異志  
唯范延光盡心而援孤兵寨駐驛懷州君臣智窮慮索遽聞裔  
孫至以其救焚之謀特來朝謁數日之間寂無所說群臣往謁  
因言時事敏龍言國之治亂由君之聽斷因引管夷吾辭害霸  
之說云既與君子謀之又與小人圖之害霸也馬以譏時乃曰君  
子小人則殊而愛君盡心一也則如今強胡內侮扈從之人雖  
不外破賊夷亮致君千枝萬葉諸官哂之

漢揚邠隱帝時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帝一以委之凡南衛奏事  
中書徐命先委邠斟酌如不出邠意至於一簿一掾亦不聽從  
雖長於吏途不識大體常言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彊  
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邠既專國政觸途苛  
細條理前資官不得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府行人往來並須  
給公憑者朝夕傾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甚  
事每懲二蘇之失逢吉難於除拜事多壅滯士人怨咨邠比與  
二相不協又深嫉儒士凡所有平章動多矛盾周行之內自漢  
受命以至滅不沾一命者十有六七焉諸司補吏與門胥出身  
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如是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  
於物之所致也



王章為平章事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  
舊嘗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

依違

夫彌綸道廣寅亮功高乃庸注意之求乞協致君之業是為良  
弼以贊永圖若乃畏慎取名唯諾自守昧獻替而忘大政固息  
寵以持兩端唯署字以因循必鄙諺而致誚焉用彼相不其然  
乎知無不為蓋異于是

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武帝時丞相田蚡底言魏其侯竇嬰灌

夫事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安國魏其言灌夫及子死事

夫父孟吳楚反

時為校尉常隨聖遂死吳軍中

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

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

丞相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臣萬橫恣潁川轢較宗室侵  
犯骨肉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無不披心丞相言亦是唯  
明主裁之

孔光為大司徒至莽以光明儒相二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

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衰帝外戚及

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說讀曰悅

莽皆傳致其罪

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

為諸奏令邯持於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

後漢胡廣為司徒與太尉李固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餘時

大將軍梁冀以餘年長有德恐為後患盛意立蠶吾候至廣戒

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

晉荀顛為侍中太尉卒無質直之操唯行意苟舍於荀勗賈充

之間

宋劉勔為右僕射中領軍於齊太祖同受詔掌機事初欲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曰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兼內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並幼布流橫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難艱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勔竟不納

南齊褚淵初仕宋為中書令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時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

隋虞世基為僕射知煬帝不可諫正又以高類張衡等相繼戮惧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販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聞有變帝弗之知也

唐李勣為太尉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韓瑗來濟諫皆不納勣密奏曰此是陛下家事可須問外人帝意乃定

子志寧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廢人之廢也李勣許敬宗密中勸請志寧獨無言以持兩端

蘇味道則天延載長壽中再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號為模稜于今以為口實源乾曜玄宗開元中為侍郎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為中書令乾擢不敢與之爭權事皆推讓之及李元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喏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

田府元龜  
遂蒙擢用又皎得罪為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義者以此  
譏焉

裴輝卿為左丞相開元二十五年逸人姜撫獻常春酒方玄宗  
分賜年襄朝宗兼與方法輝卿與文武百官上表賀日伏承逸  
人姜撫獻同度山長生藥秘精英而日久候聖明而乃彰伏惟  
陛下大聖撫運深仁濟俗和氣時若淳風穆然上帝式臧用分  
景福逸人斯至乃表長生藥薦常春酒和甘露天柅斲御神策  
逾增益光明於日月濟長成於天地臣子大慶門闢所無朝野  
多歡蹈舞相繼况自中外賜藥兼方遠使人叢同昇壽域慶流  
渥澤馳景迴光凡在生靈不勝悅慶臣等望進食以稱壽觴歡  
寶祚之無彊樂微生之有遇許之時士庶兢服常春酒多暴卒  
者帝惧而止

陳希烈為左相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喏  
無敢發明

韋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既楊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  
與國忠爭寵兩相猜疑見素無所是泚署字而已

劉滋為左散騎帝侍平章事德宗貞元中尚書右丞元秀為度  
支使韓滉所奏貶雷州司戶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罪多竊議  
者尚書右丞董晉謂滋齊映日元左右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  
刑一濫誰不畏惧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  
去年閏補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  
魯一賦軍用皆濟斯可謂國之勞臣也今此措逐恐人心一搖

則有聞鷄鳴起舞者焉竊為相公痛惜之滋狀但引過而已  
董晉貞元五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與竇參同知政事而皆決  
在竇參晉但奉詔書唯喏而已

賈耽在相位凡十三年不能以下安寧大事爭於君前願為深  
知之士所短

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平章事時李吉甫自淮南詔徵夫一年憲  
宗又用李絳時帝求治方切軍國無大小一付中書吉甫絳議  
政破有異同或於上前爭論形於言色其有詰與理者德輿亦  
不能為之發明竟以循默而罷

王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初鄭注自謂有經濟之才文  
宗問以安人富國之術無以對曰請權茶涯知不可而不救違

孔緯為平章事時昭宗謁郊廟兩中尉內樞密請朝服所司申  
前烈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少府監亦無素製冠服中書怒  
立令製造下太常禮官舉故事亦稱無中書朝服助祭之文諫  
官亦論之緯奏曰中貴不衣朝服助祭 國典陛下欲以權道  
寵內臣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為之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大禮  
日近無宜立異為朕容之於是內官朝服助祭

後唐韋說拜平章事說往謹重奉職官常不造事端時郭宗翰  
秉政說等承順而已政事得失無所指言

豆盧革為平章事莊宗同光三年弘文館奏請依六典故事改  
弘文館為宗文勅崇文館比於弘文館並置今請改稱頗叶舊  
典從之樞密使郭崇韜亡父名弘華希宗韜一日奏而改之故

云有弘文崇文並置之言也

鄭珣為平章事明宗延宰臣於玄德殿珣從容言曰近奉御禮  
罷幸鄴都人情甚安咸仰聖德始議也珣亦贊之及罷行期珣  
又贊之大臣獻替若斯豈能責小臣之竊位邪

強狼

宰輔所以佐君人治天下調陰陽順元化者也必在乎中庸  
德平恕其心體貌溫恭辭氣寬裕所以能通萬物之副理四海  
之膽其或剛毅近仁本強率性忠言犯上直道異衆善則善矣  
恐非純和之德焉矧訐以為直犯而必校於威勢而自處謂恭  
順而無益人所惡也禍必隨之

漢周昌本強人也為御史大夫自蕭曹輩皆卑下之昌嘗燕入

奏事

以帝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帝問曰

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

申屠加為丞相龜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

以適罰侵削諸侯

適讀曰滴

而丞相嘉自絀

絀退也

所言不用疾錯錯

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者太上皇廟煥垣也

宮外垣餘

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

歸

歸首於天子

至廟嘉請誅內史錯帝曰錯所穿非直廟垣乃外煥

垣故冗官居其中

冗謂散軍也如今之散官者如勇反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

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

言先斬而後奏

為錯所賣至舍

因毆血而死

田蚡為丞相召客引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

自處尊位人鄉讀曰向

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撓也音汝教反

由此滋驕也

後漢韓歆為大司徒好直言無隱諱光武每不能容常因朝會聞章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生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諫不能得歆及于嬰竟自殺

晉楊駿為太師輔政駿自知素無美望惧不能緝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歆以悅撫衆政嚴碎悞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弼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宰在漢則朱虛東年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

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疑外樹私暱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

庾亮為中書令輔政專用威刑知蘇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溫嶠亦累止之皆不納峻果反

後魏穆壽大武時恭宗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凌之又自恃位任人莫之及

吉弼為尚書令參政事欲入諫奏遇大武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武前碎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寔爾之罪

高肇為尚書令每事任已宣武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臺鼎猶以怯怯形乎辭色

隋蘇威為宰相行已清儉以儉慎見稱然每至公議要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循格令章程並行於當時頗傷煩碎論者以為簡久之法揚素為右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素性踈而辯高下在心朝政之內頗推高穎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茂如也自餘朝貴多被凌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穎至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穎遠矣

唐蕭瑀為大常卿兼領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房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非所言殊不用瑀疆快李義府遷右相入則諂言自附出則詳其姦冗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高宗顯知其罪失從容誠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誠勗無令如此義府勃然变色顯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帝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邪義府睨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帝亦從容之後長流雋州

宗楚客中宗時為相御史崔琬劾楚客紀處納宗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請王度並請收禁差三司推鞠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劾者即府僕趨出立朝廷待罪楚客翻更咤顯作色而進自言執性忠鯁被琬誣奏帝性既寬仁竟不窮其事令釋之

劉幽求玄宗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循國使幽求初自為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

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甚不平形於言色  
韓滂為左僕射同平章事然以前輩早達稍侮薄後進晚歲至  
京師丞即卿佐接之頗倨又元琇以纖介微嫌陷之重典衆不  
能平

常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事堂有後門  
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  
相往來

後唐盧程莊宗同光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初下鄆州梁  
將王彥章陷德勝寨群怙怙內外囂然帝於楊劉城射厲士卒  
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見請不射御  
史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失及於膏紿虜云中吾足程

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皆縮頸常於群官論士族或曰員  
外孔龜明善和之家宣聖之後公輔累世得非盛族歟程曰止  
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親黨有假遮乘於程者程帖府縣  
令給付之府吏訴其不追程怒鞭其背議者以浮薄之中克狂  
為最時官路卿任園兼興唐少尹帝姊壻也馮其寵戚曰請程  
訴之程衣鶴氅華陽巾馮允決事盛怒見園慢罵曰公是何蟲  
豕敢違吾命宰相取給於府縣公保胥吏園不言而退夜夜給  
馳見帝面訴其事帝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人凌辱於九卿  
促令自盡崇韜亦恐事將不測盧質橫身解之乃貶官右庶子  
豆盧革同光中平章事莊宗幸洛軍駕啓汜水翰林學士劉昫  
趙鳳於嶠等議高祖太宗廟在路北請帝行親拜薦庶天下知



敬祖奉先之道革恥於失舉遂非不行識者議之次偃師又議  
昭宗園陵不遠道周既除大憖車駕請宜告謁追思惋憤號慟  
寢園然後還宮始為得禮革與郭崇韜不達變禮又拒而  
不行孔循為東都留守帶平章事以孟夏等獻宜令攝太尉行  
事循稱使相有戎機不合當祠祭重事議者曰郊天祀地太尉  
之職無其入則宰相攝  
之循位同三軍留守東評代掌武以供  
祀事而許以機不自知責強戾之其也  
漢楊邠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掌與三司使王章於御  
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俾有祠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  
在左右聞者頸縮未幾滅族其負氣寡識多此類也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三十六

王道為司徒時徐龕及叛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是龕州里官  
族心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却鑒亦表為鑒  
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取績

庾亮成帝初為獲軍輔政是將冠軍將軍歷陽內史蘇峻潛有  
異志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賦外往遠近  
從命至於內府實非所堪不從遂下擾詔徵駿為大司農加散  
騎常侍位特進以第逸伐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  
皇帝觀執臣手使臣北討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青州界  
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  
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  
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温嶠聞峻不受詔使欲下衛

京都三吳又欲赴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督都征討諸軍事戰征敗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兵而走亮乘小舡西奔

宋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受孝武遺制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葉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吏部蔡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與登賢進士之意又歲規得失博論朝廷義恭素性怯撓阿順法興常慮失首聞興宗言輒戰惧無計

南齊王敬則明帝即位初為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舟陽

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備朝服道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於事竟

後魏劉潔太武時為尚書令勅勸新民以將吏侵奪咸出怨言期牛馬飽草當負莫北黎與左僕射安原奏欲及河水未解徒之河西水解之後不得北道太武曰不然此等習俗放散日又有似園中之鹿急則衝突髮之則定吾自處之有道不類徒也黎等固執乃定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至曲鹽池新民驚駭皆曰圍我放河西之中是將殺我也欲西走涼州黎與侍中右弼同五原河北王僕射安原屯悅牧城北備之既而新民數千騎北走黎追討之走者糧絕相枕而死

隋裴蘊煬帝大業末為御史大夫參掌機務司馬德戡將為亂

也張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  
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當字文化及等仍等羽殿角遣  
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肅鉅燕王處分叩門授帝謀議已  
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不實折其計湏臾難作蘊笑曰謀及  
播即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息尚輦直長以同日死

唐蕭瑀太宗時為特進參預朝政瑀常稱房玄齡已下同中書  
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  
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帝謂瑀曰為人君者驅  
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此瑀又為帝信偏臣下  
所言不成帝數謂瑀曰知臣莫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  
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藏否數謂瑀信誓瑀既  
不自得帝積久銜之終以瑀忠真居多而未發也

揚師道為侍中多所引薦而乏於知人所引者無君子小人之  
別

敬暉中宗神龍初為侍中與桓彥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洛州  
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三思之  
屬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東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嘆曰吾不  
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  
政為天下所患時議以此歸咎與暉等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  
思矣暉每推牀嗟惋或憚指出血東之嘆曰主上疇昔為英王  
時奏稱勇烈吾留諸武莫自誅鋏耳今時勢已去知復何道楊  
國忠玄宗天寶末為右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舉兵向闕以國

忠為名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皆以函關去京師三百里使在  
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其能於已不利欲其速  
戰自中以促之翰遂出關與賊戰於苑林王師敗績翰受搗國  
中於朝堂命朝官報潼關之敗訪以救援安危之策刑部尚書  
張均御史大夫張倚已下百餘人唯唯無敢言者唯監察御史  
高適曰請即日召募城中敢死之士及朝官各率家僮子弟出  
軍防遏國忠曰兵已入關事不及矣但垂泣良久乃言曰人上  
書言祿山反狀已十年帝不信今日之事非宰臣之遇

常袞代宗大歷末為平章事既懲受元載為政時公道便盡賄  
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目入仕袞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  
奏請皆執不與匹夫等九排擯文詞登科第雖窒賣官之路政  
事亦大致擁滯

楊炎德宗建中初平章事遽計議城平涼涇原節度使段香實  
以為方春未可請候農隙炎大怒召秀實為司農卿而以李懷  
光代之因此劉文喜涇州作亂朝廷震恐

關播建中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乏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誕者  
播必日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慜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  
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播累奏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  
視用之德宗以為然以元平為補闕會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  
亂以汝州要鎮令選刺史播薦元年為汝州刺史元年至州旬  
日為希烈擒之而去州亦陷賊中外唾哂之由是公達等不克

任用

自建宗已後隅之起兵者皆天下據用而楊炎以路怒為  
懷州刺史捍諸田闕播以李元平為汝州別駕圖李希烈

談者以  
為笑

鄭餘慶憲宗元和初為尚書左丞平章事屬夏州將楊惠帝命  
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  
縣官又有介馬万蹄之語時議以餘慶為好古博雅而未達時  
事

崔植杜元頰為相時幽州節度使劉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  
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朱克融亦在籍中植元平不知兵  
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囚其師  
張弘靖眾推克融統軍務焉

蕭俛穆宗即位初為平章事是時帝乘章武煖復之餘兩河廓  
定四鄙無虞而俛與宰相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已靜  
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帝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  
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  
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落籍之卒合而  
為盜伏於出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  
至朝廷方徵兵諸藩既不充尋行招募之徒動為賦役由是復  
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

盧攜僖宗乾符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門董業起曹濮南犯荆  
襄致書與越州觀察使崔瑒求天平軍節朝議不允又乞徐官  
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奏欲請授同正元將軍攜駁其  
議請受率府率如其不授請以高駢討之及業見詔大詬執政  
又自表乞安南都護廣州節以不允然業以士眾烏合欲據南

海之地永為巢穴生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觀請北歸以國大利巢不得已乃比渡淮西抵洛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迎於上東門繼攻陝號逼潼關陷華州留將喬鈴守之河口節度使李晟表于朝廷使令攷率神策軍拒之賊以王鐸失守乃自潼關各入遂陷京師時  
前夏  
州節度使諸葛爽亦統禁軍聞賊盛退保櫟陽及巢至於降初田令攷之起神策軍也衆號七萬皆長安豪民以貨賂求肄六軍不能負矛戟甲鎧之重乃祈於官執事者厚以直傭兩市之負敗者以備其行其實不過三萬人但節其旌旄鉦鼓而已及守潼關賊以他道而入一時狼狽迴至輦下時百官走馬攜左中書省上之曰此必恃野軍私自還也恃野軍有七千人則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三十七

宰輔部

不協

徇私

樹黨

不協

王者建弼弼之臣所以共成天功登翼王室協和萬國典領百寮者也故當一乃心平其志使國典成式人謨允諧以謙抑自居以推讓為本增廊廟之重表堂陛之高使和輯之風行於天下者也若乃顧專朝政闊視王庭發言以相侵親事而不合或趣向之各異或先後以自矜爭論曲直交斥隱匿形於辭色遂為忿競構成禍亂或至誅戮忠臣之節豈當若是者乎書于方冊可以垂戒

周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佑伯輿石助王叔陳生怒

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殺史校以說焉說王不入遂處之處

河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直爭曲王叔之宰宰家與

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大夫命

與屬大夫對其曲直士甸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

其難為上矣華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瑕禽曰昔平

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平王徒

從者自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賴

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其駢旌赤毛也牽駢旌者言得重盟不以

大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

之貧賤何能未東使王時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才制

其用而與之盟底至也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吾能無筆

而形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富師旅之長吾能無筆

門圭竇乎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直則何謂正

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名亦右之所左亦右之宣

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輿又要要合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契要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晉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

漢上官桀為左將軍霍光為大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桀自先

帝時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

皇后上官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霍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蕭

望之為御史大夫丞相丙吉年老宣帝重焉望之又奏言萬姓

或之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

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帝以望之意輕丞相言

公非人又云咎在臣繇是不說又丞相司直繇延壽繇音奏故

事丞相病明月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謝  
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均禮時  
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也

謂寧能與吾父同年也

坐是左遷

### 太子大傳

晉詹鼎為太子詹事愍帝即位以鼎摠攝百撥京兆尹梁綜與  
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

後魏長樂王壽樂自文成即位有援立功拜大宰大都督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戾爭權並伏法北齊  
唐邕為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車駕幸晉陽勅解律李卿  
摠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  
樞要歷事六帝遇甚重一旦為李卿所輕負氣鬱快形於辭色

唐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叅知機務為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  
不協與中書丞兢日用由是停知政事

張嘉貞為中書令張說為兵部尚書平張事初嘉貞為兵部員  
外時說為侍郎及時說位在嘉貞下即無所推讓說頗不平由  
是不叶

蕭嵩為中書令裴光庭為侍中同位數年情頗不叶及光庭為  
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卑其流外行署  
亦令門下省審之先庭卒後嵩又奏謂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  
者奏出為外職韓休為左丞相蕭嵩與裴光庭同位數年情頗  
不叶光庭卒玄宗遣嵩擇相嵩以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真與嵩  
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於玄宗前論曲直曰讓位玄宗春嵩厚



乃授嵩尚書左丞相休工部尚書

李元統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杜暹同在中書多所異同情遂不叶至有相執奏者

李適之代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隴右鄯度黃甫明刑部尚書常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為散職乃罷知政事李林甫再為平章事秉政知後視聽時有所蔽人心疑憚時之負公望者慮為吉甫所忌多避畏之憲宗知其事未周歲遂擢用李絳大與絳不叶而絳性剛訐於帝前互有爭論人多直絳然性畏慎雖甚不說者亦無所傷

張延賞與柳渾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答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終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鄭覃為右僕射平章事其言李固言復為宰相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走居郎闕固言曰周殷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介異論止楊嗣復自西川入相與覃尤相矛楯加以固言李旺入對之際是非鋒起

開成三年二月文帝御紫宸殿謂覃曰李宗閔在外已數年公欲別與一官覃曰陛下以其地遠請量移二三百里即得不可再用姦邪如重用宗閔臣即請退陳夷行曰宗閔頃得罪以黨比責之宜死昔寶歷八閔十六子李續張又新蘇景商等朋比傾霸朝廷貨賄交通李珣曰若以數子之官罪在李逢吉如李績居喪服闕不可不與一官臣恐在外衣冠多議論非為李

績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咸理今陛下何惜十數人耳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循情帝曰且與一郡國覃曰與洪州司馬可也嗣復曰此為罔上非為量移夷行曰宗閔養得鄭注畿傾覆朝庭嗣復曰此者陛下欲與鄭注好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其事鄭覃曰嗣復黨比宗閔姦邪直如李林甫嗣復曰豈可便以李林甫比宗閔比玄宗暮年委任林甫誅破忠臣十餘家宗閔未有此事况大和末宗閔與李德裕同時得罪德裕自開成初量移至二年夏為淮南節度使而宗閔尚在貶所只如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韓益前年犯贓不可之鄭覃云姑且無論執為黨比李旺曰拾小過掩為瑕但量與一官亦無妨帝曰三度左迂與一郡無妨鄉等悉出帝曰左右史周殷復魏謨向前適未宰臣如此爭論去就帝曰臣等以為不可然鄭覃等各竭忠誠不覺如此亦非敢觸犯龍鱗帝曰鄭覃僻直嗣復疎雋卿可商量宰臣所奏同為一狀將未丁酉以衡州司馬外置同置員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為每文宗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珣不能堪上表稱疾辭位詔不許

盧攜為平章事與鄭畋同在中書黃巢之起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鄆度使令把賊衡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巢奏請廣朝南議有請假鄆以紓患者略採群議欲以南海鄆度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攜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饑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小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辭本曰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南已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鄆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巢則几上肉耳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而左僕射琮曰南海有市舶

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瘳竭僖宗亦望駢成  
功乃依攜議又中書商量出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  
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榮在我輩  
三四人盡度公倚淮南用兵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  
袂染於硯因投之帝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  
俱罷知政事

後唐任圜為平章事時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下不欲何朔人  
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宰臣鄭珏素與琪不協循亦忌琪謂樞  
密使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謨若崔協重誨  
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  
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此不知書無才而

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朝退宰相樞密使休  
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  
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闕人協  
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爽葉軒冕論才較藝可  
敵時輩百人而纔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  
之丸取蝘蝓之轉也

李琪任梁為平章事與蕭頊內中書頃性畏慎深密琪個黨負  
氣不拘小節中書奏復多行其志而專持據其咎

李遇為平章事與劉昫俱在中書時馮道已出鎮司州而昫與  
道為婚家而遇性大峻或因舊事不便要釐革者對論不協遇  
必曰此事賢家翁所為更之不亦便乎昫感其言切於是每言

必相詰難或至議爭無幾兩人俱罷相

晉桑維翰為平章事少帝微有不豫維翰魯密遣中使達意於太后請為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導之少帝由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為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事言於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為開封尹

徇私

粵若寅亮天工協和民紀養成大化直哉惟清斯宰相之職也若乃居具瞻之任爽中立之誠妬務營私拒間盡鄙公忠靡着怨歆是行或昔有違言或暫失微旨既舉奪以私意遂好惡之有乖或異已以見傷或改法以便事徇故人之末節忘有國之至公加以祖入是貧兒女嬰慮小猶損於政治大或蔽於聰明而冀庶事咸康邪慝不作雖曰愚者未之信已歷代之下咸有明徵苟異中道則有私蔽矣

漢田蚡武帝時為丞相元光中河決瓠子蚡奉邑食于鄒鄒居

河北鄒清河之縣也

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帝曰江河之

決皆天時未易以人力疆塞疆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

霍光昭帝時為大將軍輔政帝以光外縣上官氏為皇后光歆

后擅寵有子帝時体不安在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

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

窮袴有前襠後不得交通也使人所使之人也窮袴即今混襠袴也後

宮莫有進者其後宣帝既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妻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乳醫視產曰

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始許后暴終吏補諸醫劾衍侍疾亡狀

不道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

忍由豫猶豫不决也會奏上曰署衍無論署者題其奏後光薨後語稍泄事見

外戚悖逆門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詆毀

也丁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孔閎之屬皆京師世

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自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

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

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

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薦瑯琊太守馬野王

可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為刺史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

府與方進先後善時逢信已從高帝郡守歷京兆大僕為卿俱

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有事與方進相連帝使五二

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六臣獄重故以使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語責方進真得其

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陳湯為中郎與從事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

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

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

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咸湯曰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徒

燉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

其意微自解說解說猶子夏既遇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謂

探永居無何無何猶言無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貧污營私多

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賄遺以求薦舉後為

少府數饋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

亡功効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曰鄙夫可以事君

也歟哉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讀曰欺咸信之謂也過惡舉見不宜處位臣

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

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

免自知罪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冒貪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

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効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陵

侯淳于長有罪帝以太后故免官初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

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大侯

故謂託於詔文誠不可更有他計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遂發下獄方

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帝曰

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後奏立黨之曰立

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

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着者不宜備大臣為守

郡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

厚善相與為腹心有算公死黨之信死黨盡死於朋黨欲相攀援死而

後已援引也皆內有不仁之信而外有雋材過絕人倫勇猛果

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利而亡纖介

愛利之風愛利謂仁愛而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

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亡

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邪國之所患

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

也沒盡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

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獸也鷂以鷂而小今謂之上鷂翅翼

雖傷不避也貴戚鄉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

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閣咸歸故郡以銷姦

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咸知廢錮復徙固郡以憂死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老疾罷就第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徒

事史五人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禹頓首謝息歸誠言老臣有

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

情思與相近即時徒咸為弘農太守

後漢許馘為太尉靈帝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

石為民嘉害者時馘與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

子弟賓客雖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小郡清修有惠化

者二十六人

魏曹爽齊王時以大將軍輔政揚州刺史王凌奏廬江太守文

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爽以欽鄉里厚眷

待之不洽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貴寵喻前欽以故益驕爽

以何晏等為腹心同共分割洛陽野王興農部桑田數百頃及

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曰緣求欽州郡有司望風

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曰緣求欽州郡有司望風

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曰毓吏徵過深文至毓  
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晉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論賞誅揚駿之功過差欲以苟  
悅衆心由是失望

魏舒為司徒左長史傳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  
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肢病作不能接賓客求以  
上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俊固據正咸  
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  
正甚苦舒終不促咸遂獨上書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為車騎  
司馬

後魏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  
啓其女壻彭程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戍臣女隨夫行常  
慮寇鈔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

北齊孫騰世居北邊因亂離亡一女及貴遠加推訪終亦不得  
疑其為人婢賤及為司空奴婢良者不研虛實率皆免之顧免  
千人莫得其女時高祖入廟左右有言之者高祖大怒解其司  
徒後遷大保初傳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以為養女孝芬死  
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婆色騰納之始以為妾  
其妻袁氏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為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  
氏爵迴授其女違禮肆情多此類也

趙彥深為司徒諷朝廷以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



琮子慈明祖班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  
我鳳池然堅身才最劣

司馬子如執政尉瑾娶其外甥皮氏女由此擢瑾中書舍人

隋蘇威為納言開封儀同三司威始身清儉以廉慎見稱然每

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

唐許圜師為左相龍朔中圜師子靜福府果毅文思奉輦直白

然因田獵踐百姓苗稼地主忿怒更相擒捉自然遂以骹箭射

之圜師杖自然百竟不聞奏地主又詣司憲告司憲大夫楊德

裔不為推究西室舍人袁公瑜遣人改姓名上封告之詔特免官

李義府為中書令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詔穆而無賴之徒

苟合籍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

譜叙詔穆及義府出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

重為宰相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

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常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

德棻等反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昇降

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

改此書傳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

道大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昇

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

是縉紳士大夫多恥被甄叙皆號此書為勲格義府仍奏收天

下氏疾志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

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十家不得相與為婚劉幽

求為侍中幽求妻季氏本幽州故將軍李瑾行家賤妾也幽求  
往為館客通而妻焉瑾行孫璉見幽求通達用事遂以為親璉  
任燕州刺史與幽州都督薛訥有隙幽求遂進孫佺為幽州都  
督幽州鎮守經略使鄧度請軍以代之佺無將才欲令遠討衆  
知其必敗也

張嘉貞為中書令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為嘉貞修宅將  
以求御史因受賊事發玄宗特令朝堂決殺嘉貞從所由連其  
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等皆貶之

姚崇為紫微令縱其子光祿少卿彛等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  
是為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妬崇所親信受蕃人珍異事  
發帝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帝由是不悅

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  
憂懼頻面陳請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受開府儀同三司罷知  
政事

蘇頲為相開元五年正月太廟四室壞伊闕人孫平大子上閔  
事以為去年禘孝和於別室太廟之祭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  
所致詔下禮官大常博士陳真節與馮宗蘇獻等以為平子狂  
瞽危言玄宗令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  
據獻等又不能屈之頲以博士蘇獻是從祖兄頗黨之議竟不  
行平子上論不已遂貶平子為康州都成縣尉議者以平子議  
為是

張說為中書令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舛山之官

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及中書舍人張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使未班先加章綬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惟令公審疇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制出外內甚怨於說果為御史丞中宇文融所劾

李元紘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素重宋遙引為中書舍人與給事中嚴挺之等同考吏部等事遙與挺之好尚不同遙言於元紘元紘結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惜惡甚為不敢詞色俱厲元紘曰小人為誰挺之曰即宋遙也因出為登州刺史

李林甫為右相兵部侍郎李彭年與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為婚姻引就活以大其門與銓管七年竟以贓貶

呂諲上元初為相引妻父程楚賓為衛尉少卿妻兄震為侍郎王璵代宗朝為相時韓滉出為通州刺史彭王府懿議鄧景山為淮南鄴度表滉為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沈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虛美嶼頗御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嶼免相群議稱其屈故召拜焉

楊炎德宗初為相專意報恩復讎道州錄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炎舉沼為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之舊事

盧杞德宗初為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淮南觀察陳少游以師

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時宰相閔播嘗為少游賓僚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初播為給事中杞以播柔緩異其易制驟薦之尋改吏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政事決在杞播但欽衽取容而已

李泌德宗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王緯為給事數月又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初緯與泌並為露嗣恭江西觀察判官嗣恭將陷害泌為救解獲免及是遂擢用焉

竇參董晉貞元中俱在相府參驕盈多犯帝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中為吏部侍郎帝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憂懼上累

### 表辭官

李吉甫憲宗初為相元和年二月勅許新除官及刺史等假於宣政門外謝便進狀辭其授官於朝堂禮謝並不須候假開國朝舊制凡命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拜特示恩禮近歲不冊拜而牧守受命之後皆便殿口對賜衣蓋以親人之官恩禮不可廢也時吉甫之舅新除河南少尹裴永復速之任適遇寒食假吉甫特奏請遂廉刺史同有是命非舊典也又裴埴初罷相已大子賓客卒時吉甫入相以宿嫌怒埴不加贈官給事中劉伯芻疏論贈埴太子少傅伯芻妻其從姨也或言吉甫此奏論伯芻悞亟請散地因出為號州刺史

元載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載初為侍中苗晉卿引用深德之見

晉卿子壻張延賞厚遇薦為給事中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會河南尹缺時奏為河南尹時河洛兵代之後邑里坵墟延賞政尚易簡東郡甚理大曆年御史大夫缺上封人李少良潛以載陰事間載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鞠載遂以延賞為大夫實有所屬也

崔郡為相元和十四年七月鹽鉄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賊一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相群因對言之帝愍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即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勅不及矣上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已詔杖八十長流康州議者以長孺坐賊鉅万宜處死以懲惡今以其母而貸其生是為人子者皆可以為大惡因母老而不死矣帝惻然捨之仁也宰相救免之非也

段文昌穆宗初為相文昌好古書盡於所嗜求取不擇其人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三人皆以文學知名於貞元中四方之士樂慕之憑亦好古故鍾王展鄭之蹟在書斷書品者頗積其家憑孽子渾之狂儉于進盡有獻於文昌又翰林學士李紳好惡頗乖有進士周漢賓者倚以求事長慶元年春禮部侍郎錢徽入貢院日文昌及紳懇言二人繼以私書中書舍人李時閔與翰林院學士元積早以才雋相反積頃自拾遺御史坐直貶出久之徵為省郎乃大改前志以徵富貴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隙揚汝士與徵有舊會宗閔子壻蘇巢與右補闕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遂構成其事時文昌已除西州節度使面辭

日首其事指擿榜內鄭郎等十四人謂之子弟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翰林學士積紳等奏與文昌同遂內出題目重試之郎等惶駭就試不能成其文遂考落郎等十人而貶錢徽為江州刺史宗閔為劔州刺史汝士為開州臨江縣令

元積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長慶二年以新授楚州刺史李景儉為少府少監分司東者初景儉兩為諫議大夫以險躁縱醜再黜遠方素與積暱裨及積作相景儉未達貶所據遷大郎議者紛起方以散位處之

賈餗文宗朝為相大和九年七月貶侍郎御史李珣為封州司馬殿中侍御史蘇特為潘州司戶蘇特非與李珣為比者賈餗為他事虐用朝典耳

鄭珏為相崔貽孫自貶所過赫還京珏以嬰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眊罔知復除禮部尚書致仕

梁末帝乾化初于競為守司空平章事四月罷為工部侍郎尋貶策州司馬以其挾私與軍校還往故也

後唐常說與豆盧革作相革說之子俱授拾遺父子同官為人所刺遂改授員外郎革請說之子濤為私文館學士說請革之子昇為集賢學士交致阿私有同市井識者醜之初說在江陵與高李興相知及入中書亦嘗通信弊自討西蜀李興請攻峽內莊宗許之知能得三州俾為八郡兩川既定李興無尺寸之功洎明宗續承李興頻請三郡朝廷不得已而興之革說方在中書亦豫其議及李興占據獨歸其罪

豆慮革莊宗時為相以樞密使郭崇韜父名弘乃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正月勅三館重事歷代通呼只自先朝偶更舊制因近臣之避忌易大國之規模今屬惟新理宜仍舊其崇文館即改為弘文館

崔協為相天成二年五月御史中丞盧文紀奏今月一日廊下就食權知左丞崔居儉使人吏怪食無次第文紀以賜食出於御厨又非室中指蹤為居儉隳越近條故舉之奉勅臺司舉奏務肅班行若鞠端由具開飲饌縱令引證亦是小瑕並放時協在中書與居儉有私憾及有是舉人亦非之

馮道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劉岳以道刑庸陋一且為丞相人云多竊笑道日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

偶語見道行而後顧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定是忘特免冊

回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受岳秘書監任贊散騎常

趙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元年八月壬寅明宗御中興殿

鳳奏曰一日已來臣等竊知有姦人榮惑陛下誣陷大臣未知

信否上曰閑事卿勿復言朕已處置訖鳳堅奏曰所聞之事不

小陛下不得已為閑自數月已來衆口籍籍言安重誨幾傾家

族因指殿以諭之曰此殿宏壯所以不騫不撓者棟樑枉石之

所扶持也如狂人折一枉壞一棟則殿危矣重誨歷艱險絰危

難事陛下致君為中興王人欲輕構陷之是壞陛下棟樑枉石

也上因改容報曰子雖不信然生纒隙者比亮徒也遽命族誅

勅曰捧聖都軍使李德行十將張儉等招求虛事誣告重臣奏

陳而頗駭聽聞詰驗而乃明緣謗聞子腹傾我棟樑為巨蠹以  
異常非一身而未塞宜誅家族懲彼姦克仰全家處斬其年九  
月甲戌樞密使安重誨進第三表乞解幾務初進第一表上謂  
曰朕與兄無間克輦厚誣尋以誅戮鄉此後更勿在懷翌日宰  
臣入對馮道奏曰臣竊聞安重誨乞辭機務此事不可輕議也  
陛下特攬宸襟以安中外上曰朕已面諭之無所改易至是重  
誨復面奏云臣以孤賤事陛下今日位重人臣忽被無名誣構  
若非聖鑒至明察臣忠懇則已膏於斧鉞矣以臣才輕位重終  
恐難鎮流言且乞與臣一鎮暫解機衡以息浮謗聖旨不悅重  
誨奏不已帝怒謂之曰放卿出朕自有人使范延光奏曰自中  
與已來重誨參掌機務况無過失頗濟國家如重誨辭退誰可

為代上曰卿豈不得延洸奏曰重誨事陛下三十年為陛下無  
不陳大臣伏事日近幸逢興運功竊寵靈比德校功不可與重  
誨同年而語臣回才力不迨也帝遣促為之因令功德使孟漢  
瓊至中書宣問宰臣商量重誨事執政疑其對惟馮道揚言曰  
諸人苟惜紆令其禍難測解樞密務為便也趙鳳爭曰大臣可  
宜輕動公失言也道等因附漢瓊奏曰此斷在宸衷然重臣不  
可輕議移改孫是兼命延光為樞密重誨如初

### 樹黨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和臣不忠往哲之明戒况夫秉鈞岩廟  
之上高議槐鼎之思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摠釐百揆經濟  
遠圖以啓沃為憂以裁成為任豈有庸回菟慝毀信廢忠明附



寵臣樹任私黨或交通於近職或締結於貴親務固寵榮廣布  
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庸於生民宜乎閱實典刑以謝  
天下焉  
後漢袁逢為司空後卒於執金吾弟隗少歷頭官先隗為三公  
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  
為外援故表氏貴寵於世富奢不與他父族同  
劉喜為大尉與太傅馮石以阿黨權貴免

魏曹爽為大將軍時南陽河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  
咸有聲利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  
進叙仕為腹心爽以司馬宣王年德並高常父事之不敢專行  
及晏颺謐等進用或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

晏颺謐為尚書晏與選舉執司隸校尉勝何南尹諸事希復由

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

又云爽執政秉權將樹其黨從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以侍中何晏待毓

吳僕陽與為丞相與景帝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内失

望

南齊王儉高帝時為左僕射義曹郎孔暹常謀議惟慕每及選  
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帝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也時  
人呼孔暹何憲為王儉三公

後魏崔浩大武帝時為司徒述成國記時著作令史閔湛為浩  
信待見浩所注詩論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  
名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也乞收境内諸書藏之秘府班告所注  
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議浩亦表薦湛

有著述之才

于忠孝明時為侍中秉朝政與直閣將軍章初環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思以金帛實貨賂初環保元等談之遂被賞愛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

哲計也

忠記尊灵大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大后臨朝解忠侍中令軍崇訓衛尉正

元義為領軍將軍執政擅權樹結親黨車騎將軍侯剛長子義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尚食典御以為援枝俄加車騎大將軍及義之解領軍也灵大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散騎常侍冀州刺史北齊桓班為侍中武明皇后姊子段孝言為吏部尚書班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除侍中入內省典機密

後周晉公護為大冢宰以中大夫吐羅協竭忠於已每提獎之頻考中上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府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宮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

隋蘇威為侍中其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時議樂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曰吾席間亟夫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興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左丞王弘考工部郎李同和等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和威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人其從父弟徹蕭等罔冒為官又國子請黎陽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愷為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枉國

盧慶則等推按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懼免冠頓首帝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帝曰蘇威頃者但為人誤耳命之通籍歲復爵邳公

高穎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與內史令李德林于翼同修律令蘇威又言瘡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何不令廢郡為便今令總出其可改乎然高穎同威之議奏稱德林狼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竟依威議

唐宗楚客中宗時為中書令雖跡附帝氏而與侍中紀處納共為朋黨故時人號為宗紀宇文融玄宗時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時禮部尚書信安王偉為朔方節度殿中侍御史李寅劾之驛

召將下獄禘既伸訢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為汝州刺史裴光庭兼御史大夫又彈融處遊朋黨反男受贓貶昭州為平樂尉呂誣肅宗時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官馬上言以宣傳詔命誣親暱之有納錢買官者誣為奏監田尉帝使御史敬羽劾之得其實上言決殺之以其內賜從官實之遂罷誣相為太子賓客

元載元宗時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載自為相已後常選擢朝官之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也代已初引領吏部侍郎劉單單卒又引禮部侍郎薛邕邕卒又引楊炎故當時親重之者無與炎比載敗炎坐貶道州司馬

竇參德宗時中書侍郎平章事真元中戶部侍郎書覲無他能

為吏粗有幹用初以韓滉子婿為鄆度將辟奏及參秉政多樹私黨以從父之故極口薦論擢戶部數月又除淮南節度既非得舉不為群情所伏又有竇申者參之同族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語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帝頗聞其事數謂參曰卿他日必為申所累不如出之以安衆參曰臣無強子姪申雖踈屬臣親之不忍出請保無他犯帝曰卿雖自保如衆人何參固如前對申聞之不悛參為相無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為耳目四方節度皆畏慎之李秘為平章事有房式者宰相瑄之姪舉進士秘為陝州觀察便時避為從事秘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為其耳目及泌卒在除忠州刺史

杜佑德宗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濠州刺史杜兼性悞儉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為刑部吏部郎中并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宣受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正拜尹皆佑在相位所借護也

李訓文宗時為平章事大和元年以刑部郎中兼侍郎御史知雜事李孝本為權知御史中丞自李固由御史大夫作相舒元與以雜事為中丞及元與入相復以孝本為中丞皆訓之所擢用

後唐豆盧革莊宗同光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革引薦韋說為相異語事體興已同功說既登庸復事流品舉止輕脫怨歸於革

孔循為樞密事同平章事明宗天成初宰相豆盧革韋說得罪

執政相與議宰相時經始之初言事者衆咸以循少事宮禁諳故實知朝廷人士之才行樞密使安重誨多聽知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初已援引鄭珏入中書至事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與琪朱梁時同在翰林為學二人不相善居常初蔭循既以珏為門人亦排斥李琪謂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宰相人士之表儀但得貞端有器度足以輔弼矣朝論所與莫若崔協重誨以為然後重誨內殿奏中書闕人欲擇丞相帝曰誰可相者乃以崔協對任圜曰重誨未諳朝中人物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天下皆知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臣以陛下藩邸之年即迴天睠無才幸進此不知書一旦驟塵輔弼終朝若負芒刺史臣一人取笑足矣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審詳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常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多才博學與物無競可以相矣書記即馮道人也嘗為莊宗霸府書記帝素疑顏偶不記名但云書記朝退宰相樞密使休於中興殿廊舍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者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令正闕人協且備圜可乎圜曰公言何狹哉今朝廷有李琪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纔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而棄蘇合之丸取蝓蟻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月餘乃下制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物論醜之

范延光明宗時為樞密使長興中新授許州鄴度使孟鵠謝退  
帝自送之顧謂侍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德至方鎮大奇事延  
光奏曰鵠於同光世已為三司旬官天成初為三司副使出刺  
相州入判三司又三年帝曰鵠實幹事人以此至方鎮爭不免  
梅鵠與延光俱魏人鵠在相州延光自鎮州歸朝鵠相厚結託  
暨延光掌樞密授引判三司又致鄴鉞帝心知其圖要有諷勸  
故延光委曲陳述帝所以云爭不免梅

漢蘇逢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初與李濤論舅甥契相得其懽  
濤之入相逢吉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鎮帝怒罷  
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三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三十八

宰輔部

奢侈

貪黷

專恣

奢侈

奢則不遜着平格言蒲乃招損垂於前誥故君子所以去其泰  
甚守其節儉而保終吉者焉乃有雍容廊廟之上表式縉紳之  
列亡約已之道昧素履之旨因時滿志席寵自恣繇是殖其貨  
利安其逸豫極耳目之玩窮嗜好之味盱衡長教始終無悔以  
是貽世譏而冒邦憲者徃徃而有次之簡編足以為戒

漢田蚡為丞相治宅甲諸第

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

田園極膏

腴膏腴謂肥厚之處

市買群縣器物相屬於道

屬遠及也音之欲反

前堂羅鍾鼓

立曲梅

梅旗之名也通帛曰梅曲梅借也

好不可勝數

秦進也

張禹為丞相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經溉灌

極膏腴上賈

賈讀日賈

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

第後堂理絲竹莞絃子弟沛郡載崇每候屬責師宜置酒設樂

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如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

樂昏夜乃罷

曹魏爽為大軍錄尚書事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與異方珍玩充

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

良家女子三十三人皆以為妓樂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何晏

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吳步騭為丞相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機

晉何曾為大宰性奢豪務在華侈帳幔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

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丞餅上圻

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日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

勿報劉劭等數劾奏秦曾侈汰無度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何邵

曾之子也為司徒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

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

無以加之

謝安為大傅性好音樂及為相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甚盛美携

中外子姪往來游集縉饌亦屢價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

不屑意

宋劉穆之晉末為尚書左僕射摠朝政性豪奢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上十人以還者帳下依當下食以此為常

後魏廣陽王嘉為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主端首出入客衛道路榮之

隋楊素為左僕射家僮千數後庭奴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唐李林甫為僕射京成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玄宗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

楊國忠為右相於宣楊里連稱甲第土木被締繡棟宇之盛兩都莫此

裴冕為左僕射兼掌兵權留守之任捧前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乃營珍饌名馬在握價盈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有滋味品數坐客有味於名者

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亦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

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服物食味必極珍美

段文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入將相幾二十年其服飾翫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遂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性奢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其珍嘗於私第大張酒樂以召權貴所費千餘緡

周知凝初仕晉為右僕射平章事性好脩整自釋褐至台輔車服僕從必加華楚

貪黷

夫謀謨廟堂鎮撫夷狄苟非命清慎之士秉公正之心則何以表率百僚儆刑四海若乃任或匪人惟恣貪黷陰施威惠內殖貨財遣僮僕以經營狎姦織而聚歛獄以貨免官以賄成逞志多政罔知紀極至有自治營家敢望於園寢家厭珠金靡恤於宗黨豈惟助亂於彝倫信以鎮覆於國家者也

漢李蔡為丞相坐詔賜家地陽陵十二畝當得蔡盜取二頃頗

賈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

自殺

張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禹為人謹厚內殖貨家以田為業及富

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汪渭溉灌極膏腴上賈賈讀日價它財物稱

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莞紘禹年老

自治家營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家營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成帝以賜禹詔令平陵徒亭它所曲陽侯

根根王聞而爭之此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

謙讓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徒壞舊亭重非所宜重直用友孔子稱賜

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云子貢欲弼之籛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也宜更賜禹

它地根雖為舅帝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康衡為丞相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克坐免初衡封撞之樂安

鄉屬臨淮郡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以閩伯為戒伯者

罔之東西界也閩者伯之名也伯莫客反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伯為平陵伯積十

餘歲衡封平陵伯在閩南誤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

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

衡謂所親吏趙殷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

圖界者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

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法上計之簿令郡啟從平陵伯以為實之柰郡不肯從實

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顧念也亦不告曹使

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

伯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伯為界解何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是也解何者以分改此時

義猶令言分數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撞收取所

還田粗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庭尉事劾奏

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以律條言一人以上以下

春秋之義諸侯不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

令計簿知郡實正國界既簿已定而皆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

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辭減縣界猥曲也附下罔下擅以地

附益大臣皆不可道於是帝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

晉王戎為司徒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聚積

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

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後魏咸陽王禧加侍中正大尉雖為帝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僭受賄賂陰為威惠以致奴婢千數田業鹽織遍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宣武頌惡之

北海王詳為錄尚書時高雙坐貪濁免官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未幾遷大尉長史

元義為侍中輔政時崔暹為督討武川鎮為賊所敗禁於廷尉以女技園田貨義獲免

北齊孫騰為大保尚書令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親狎小人專為聚斂儲藏銀器盜為

司馬子如為左僕射知朝政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後為尚書令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孝文故舊遂當委重意氣高聚斂不息時文襄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賂賄為憲司所劾詔削官爵

高隆之為大保時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辱

隋陽素為尚書令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兩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碓并私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虞世基煬帝時專典朝政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姿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携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

盈積其弟世南素為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唐許敬宗為右相高宗龍朔三年冊拜太子人保同東西臺三品監修國史敬宗嫁女於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類人敬宗貪財與婚又為子娶尉遲保孫女為妻多得賂遺白州人宏孝恭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恭頻賊徒斬獲數萬

李義府為中書令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廣樹朋黨有占侯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勝厭遣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言謂之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律監乃取延錢七百貫

李回秀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坐贓貶授庐州刺史

紀處納為侍中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及楚客弟將作大匠晉卿咸專權共為朋黨賊奸狼籍先是娑葛以阿史那忠節頌侵暴邊境奏請徙于內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千兩處納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娑葛知而大怒遂舉兵入寇遂為邊患

翟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惜為吏部侍郎平章事景龍三年俱坐贓湜貶襄州刺史惜貶江州司馬

蕭至忠為中書令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未名之寶不可勝計

楊國忠為相有康謙者本商玄宗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賂遺國

忠官至將軍

李林甫為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又典樞衡天下威權並歸於  
已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宰相用事之盛權並歸開元  
已來未有其比

裴冕代宗大曆中為宰相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  
餘貫小使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  
元載大曆中為相以誅魚朝恩計就特蒙任遇接視不察頗有  
得色遂肆志貪饕徐浩任廣州以賄聞竭南方珍產納于載楊  
綰為吏部廉簡自處不附於載乃奏浩代綰至德乾元中天下  
多戰代功啓奏頃委故官賞紊雜及未泰後四方既定而載秉  
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

天下官爵大者出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金帛求官者道路相  
屬各稱遂而去

王縉為相溺於釋教捨道政坊宅為嬖妾李氏奏造寶應寺每  
節度觀察使朝覲皆延至佛寺諷令出財助已脩繕四方賂遺  
畢集縉又縱弟妹女尼得廣納財賂貪狼之迹如市賈焉廣得  
中蕭復為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  
給將鬻昭應別業時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歆之乃使弟統誘焉  
統謂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當以要地  
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極孀孤僮以美職售之姊妹  
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縉既憾之受代廢居者數年復處  
之自若

楊炎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中路嗣恭討舒晃于廣州商舡之徒多因見事誅之沒其財室數百萬入私室不將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尚書東都留守寶參德宗真元中為相溜青節度使李納既憚參饋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帝所親信屢排毀寶參申又與吳道玄過犯事覺然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亦以此敗

杜黃裳憲宗元和初為相有經畫之才達于權變然性頗貪黷檢身律物寡廉靜之譽言居鼎臧不久又除綬不分流品或官以賄遷迨後貨賂事發八年二月御史臺奏永樂令吳馮僧鑒虛受訖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錢四萬五千貫並附杜黃裳男載鞠訊引伏勅白吳馮僧佐使府忝履窮途自宜畏

法慎身豈得為人掌貨事關非道理合懲懲宜配流昭州其休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賄財不能拒絕已令勘問悉合徵收貴全終始之恩俾弘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於免杜載等并釋放黃裳為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皆於廉隅無所故君子惜之

李逢吉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澤路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降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逢吉與中尉王守澄受其賄曲為奏請從諫自將作監生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觀察等留後王涯為相以其露事與李訓等同誅凡十一家資百姓所劫唯

涯家資財人人得以隨意取之竟日不竭涯好畜圖籍所謀書  
府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保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美職  
以釣焉廣後為垣竅而藏之重復祕固若不可窺及是坊市少  
年斤斲毀裂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軸而已

後唐帝說為禮部侍郎平章事貨賂公行時有王脩者能以多  
岐取事納賂於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為操擬宰近甸同  
光四年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  
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荆南以本朝時管荆澧即硤歸  
夔忠萬涪等州乾寧中雷滿據澧即自稱節度雷滿敗地入馬  
殷天右初成汭失荆襄王建乘虛收歸夔硤等州朱梁以高季  
興鎮荊州與王建爭夔硤竟不能復王建於夔州置鎮江軍節

度以夔忠萬為屬郡又割黔南之施州隸之雲安縣旧置雲安  
監權鹽之利為安邑解縣胡洛鹽池之業王建既得之兩州大  
獲其利乃昇雲安縣為安州以刺史領監務初帝舉軍平蜀詔  
高季興率本軍沂峽自狀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為蜀夔萬連  
帥以州降繼岌三川既平季興數遣使請峽內三州依舊為屬  
又請雲安監務朝廷未之許季興數敗劉皇后與說及宰臣豆  
盧革時樞密使張居翰年暮性昏不酌可否私相款昵曲為奏  
之内外附叶目喻其請

漢蘇逢吉為司空平章事與蘇禹珪俱在中書逢吉尤貪財貨  
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故  
鳳翔秦王從曦子求吉初至闕下逢吉謂其候王之裔必有重

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令市一玉帶價以千婚使求吉償其直又前客者使王筠受晉命使於湖湘漢初復命吉重邀其賂許酬名郡筠不得已分橐裝以奉然俱不能踐言其貪詐如此周盧文紀司空致仕平生積財巨萬其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戒焉

專恣

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故臣之有作福作威必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况乃處衡軸之寄當登翼之任故宜內則衷告外則順行使賞罰之柄發於上循謹之行率於下此乃為臣之大節矣至有據廊廟之重擅高明之勢威赫天下權傾一時改易制度翦削宗室盜取兵器詐為詔書或違眾以出師或逞欲而凌上思引用之自己致遷序之失倫則謂讓之所加朱戮之繼至故其宜矣

漢晁錯景帝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郡

支郡在  
目之西

奏上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嬰爭之繇此與錯有

隙繇繇讀與  
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也改諸侯謹諱

張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盱盱晚也  
事既多至

日晚於  
盱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但克其位而已  
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

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並直  
也於

是痛繩以辜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後漢董卓為相國使司隸校尉劉蠡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



不忠為吏不清為子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蠶起民多冤死

魏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私取先帝財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妓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捷行教習為妓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數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

齊王正始八年司馬宣王為太傅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迂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宣王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

吳諸葛恪為太傅廢帝建興二年春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為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衆莫敢復難於是違衆出軍二十萬衆圍魏新城

連月不拔病者太半一死傷塗地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還陳兵道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資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默惶懼辭出曰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取司一罷吏選治愈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悚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迎

晉陽駿惠時帝為太傅大都督假廣錢錄朝政百官摠已慮左右聞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為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城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軍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

庾亮為中書令成帝初天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政

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遣詔褒進大  
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剛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  
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項王宗  
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義宗帝室近屬義國族元老  
又先帝保傳天下咸以亮剪削宗室琅邪人下咸宗之黨也與宗  
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  
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止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  
軍溫嶠亦上書自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梁徐勉為僕射權重自遇吏部郎江革與抗禮勉目舊門客翟  
景為第七子繇求舊女婚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  
勉有忤除散綺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為求舊弟葺及王泰女

二人並拒之葺為吏部郎生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仍  
遷散騎帝侍皆免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帝侍並侍帷幄  
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曹所脫故勉勅泰  
為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閣高祖謂勉云江舊資歷  
應居選部勉對曰舊有眼病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後魏劉潔為尚書令朝夕在樞密深見委信性既剛直恃寵自專太武心稍不  
平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諸呵附者登長杆恨者出勉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于忠孝明帝即位為侍中領軍將軍既居門下又總禁衛遂秉  
朝政權傾一時嘗曰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  
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居崇  
訓宮忠為同儀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

崔浩為司徒荐冀定相幽並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孝  
莊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何不  
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民使便事  
者浩目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  
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  
元又為相時高陽王為雍摠攝內外與義同決庶政及清河王  
懌之死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宋朱世隆為尚書令常使尚書郎朱游道昕夕在其宅聽視事  
東西列坐受納訢訟稱令施行其專恣如此既摠朝政生殺自由  
公行淫佚無復畏避兄弟群從各雍強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  
姦諂阻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饜毒

高肇為尚書令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制好改  
先朝舊制出情妄任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怨聲盈路突北  
齊孫騰初任東魏為大保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為四貴  
非法專恣騰為甚焉高祖世宗屢加削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咲之  
高敖曹神武時為司徒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卜止之敖曹  
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為西魏所殺

唐邕為尚書令領尚書事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  
訴起覽辭牒條甚多俱為憲臺及左承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  
從事中郎封長葉大尉記室參軍平清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  
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搥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隋楊素為大僕射有鮑亨者善屬文殷曹者工草隸並江南士

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時朝臣有違忤雖至城體國如賢若弼  
史萬歲李綱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財用必  
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謂畏附

唐李召德為檢校內史專權用事頗為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  
軍丘惜上疏言其罪狀又長果殺鄧注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  
之狀鳳閣告人逢弘敏奏之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濤曰昭德身為  
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實負于國以廷載初左遷欽州南房尉

李義府為中書令時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  
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為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擿陽  
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  
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祚所王公

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  
間載知之奏於代宗前少良等數人悉覽於公府由是道路側目不敢議載  
之短

楊炎初為中書舍人代宗末坐元載黨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崔祐  
甫薦炎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不視事喬  
琳文罷免炎遂獨當國政頗疾祐甫顧祐甫所制作炎多嚙之  
初炎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圭心益甚歸而  
得政睚眦必讐險害之性附於必本唯其愛憎不復更顧公道  
常袞大曆中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楊綰同掌樞務先是百  
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劉澆判度支袞與晃各聘私懷  
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身俸為三十五阡澆怒司業

張參唯止給三十阡衮惡少詹事趙基遂給三十阡又太子洗馬寶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衮有親戚任文學給二十阡而給洗馬十阡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後綰卒中書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得摠中書省遂營綜中書胥吏省視去就及其業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

寶參初為知雜侍御史時鮑防為禮部侍郎嘗於通衢與參相遇防道騎不時引避參大怒捕防僕人鞭之以徇及參秉政防年未老乃遽表令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類而同日懸車非朽邁之政也以隆忿見廢平時議以防文學舊人嘗著勞績不因罪戾為俗吏之所陷籍竟以憤終眾頗閔之又穆贊為侍御史分司東都時故陝州

盧岳接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調其事御史中丞盧佑岳之家令深繩裴罪替持平不許參與時權怒贊以小事不受指獄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轄器服並窮極奢侈會葬軍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以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張嘉貞為尚書令玄宗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為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賄事發帝令朝堂集眾決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具以減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悉貶黜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於御史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佃先下獄帝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加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今秋受詔巡邊史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

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  
流即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  
事已往不可追悔佃先祇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帝然其  
言嘉貞不說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  
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等刑當及之此言非為佃先乃  
為天下士君子也

李林甫為右相天寶四載以左散騎常侍兼陝郡太守江進祖庸轉運使  
常堅為刑部尚書蓋堅為林甫所惡外示崇秩以讎勞內實去其權也  
楊國忠貴妃從父子天寶中代李林甫為相國忠素疎躁自賢  
強力有口辨乃以便僻取宰相慢易機務處之不疑立朝輒  
攘扶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頥指氣使無不驚憚

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  
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退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賂公行  
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載後又條奏應緣別勅授六品已下勅出後望  
令禮部兵部使附甲團奏不得檢勘時奏功狀擬

侍郎待史杜倫希其意誣贊受裴金鞭其走使以成獄及急贊弟  
賞馳詣闕搥登聞鼓詔三司覆禮理無驗出為彬州刺史  
皇甫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使為防  
禦使而命絳為之

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與牛僧孺文宗時同為相裴度罷  
後牛李之權赫於天下

李德裕會昌中為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同列于悰罷後中人願

頗於武宗前言其專

後唐盧程為平章政事晉陽宮用皇太后山路險阻復往綿邈程安坐肩輿所置州縣驅卒丁夫長使迎謁拜伏其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趙光裔為平章事朝廷每有禮樂制度紛華擬議必徵求故實緣飾所行豆盧革雖籍餘緒然本朝時仕宦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裔每所有陳唯唯而已光裔由是自負傲視諸公每見草奏議或當謂群官曰豆盧革公漸解學者其可已乎

王建立天成三年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四月明宗幸西莊召建立會食中人迴建立附奏三司事忙遂止

漢蘇逢吉為左僕射平章事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餘拜多違舊制用舍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官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不可勝數物論諠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周王俊為左僕射平章事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大僕卿留司西京以左庶子張仁瑒為大理卿先是御史推為大鄭州防禦判官楊瑛斷犯監入深刻法寺定楊瑛罪失入減三等以官當徒累入峻怒曰罪人輕重在法官之口夫死者不可復生楊瑛悞斷殺人而罪止徒屬則官高者要殺便殺罪則可以官當免矣召可久謂之曰楊瑛罪重焉可從輕可別檢重條斷殺可久曰法寺以律聞失入別無重條峻曰檢若有條公當何罪可久曰若歲正條死亦其心如疆生節目安可鉗口信宿勅依省寺詳斷峻終含怒或有言張仁瑒漢隱帝時斷

死在德曾用條法即以仁瑒代可久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八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三十九

宰輔部 三十三

邪佞 忌害 不忠

邪佞

夫秉國均以維四方裁物宜而貞百度佐佑乃辟朝夕納誨者宰輔之任也白漢氏而下居其位者乃有體異忠勤性資便佞徒苟患於失位罔其道而事君乃至專為從諛以順上指姑務明比以為身謀惡直醜正而是先媮合苟容而為念巧言令色曾靡有顧憚脅肩諂笑惟事於詭隨以至王綱日頽厲階斯構大或萌於禍亂次或罹乎譴黜善夫謀猶回適周雅之所議方命圯族克誅之所及豈可處承弼之重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常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其約以順帝指  
主爵都尉汲黯庭詰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焉與臣等建此議今皆  
背之不忠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  
忠帝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帝益厚遇之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  
而弘希世用事希世相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

孔光為丞相光雅恭謹知哀帝欲尊寵大司馬董賢及聞賢當來也警  
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  
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諫大  
夫常待賢由是權與人謀矣

晉荀顛為司空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  
子將納妃顛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中充無方正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  
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嫉之荀勗為侍中中書監時侍  
中尚書令賈充將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  
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  
于夕陽亭勗私為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  
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留矣充曰然  
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堯女才  
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  
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當時  
甚為正直者所嫉而獲佞媚之譏焉

陳江惔為尚書令後主之世惔當權宰不持正務旦日與後主遊宴

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齊和士開後主武成初為尚書令錄尚書事士開稟性庸鄙不閱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

隋楊素高祖時為尚書右僕射專掌朝政帝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城帝令高穎前視奏稱頽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惧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造此太平一宮何足損費后此以理喻帝帝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及太子勇敗長寧王儼亦坐費出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復留焉

虞世基煬帝時為內史侍郎專典朝政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以高穎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難居近侍唯納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知之也嘗遣大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頃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之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多久在閩外此勗亦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散逸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圍逼京都入據敖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必敗曰獻歎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誰知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

陽催群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聞奏世基貌  
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所於此

唐封倫太宗即位初為右僕射倫素險諛與左僕射蕭瑀商量可奏  
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李勣高宗時為司空永徽末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尚  
書右僕易同中書門下三品褚遂良叩頭流血言不可廢翌日帝謂  
勣曰毋武昭儀之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受顧命大臣事若不  
可當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為皇后  
姚璿則天時為納言證聖九年正月辛巳詔賜酺三日丙申明堂上  
大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當宗祀之所今忽然被其焚陛下宜輟  
朝以答天譴后然其言欲責躬避正殿璿進曰此乃實人火非

曰天災至如成周宣謝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永今明  
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后又從  
之乃御端門縱觀而罷

楊再思則天時為鳳閣鸞臺平章事累遷為內史知政十餘年未嘗  
有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不欲必回而毀之主意  
所欲必因而譽之長安末張昌宗為司法所鞠司刑少卿桓彥範斷  
解其職昌宗抗表稱寃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于國  
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  
功則天甚悅者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  
令言作兩脚狐賦以訛刺之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為長社令朝士尤  
加嗤笑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于司禮寺預

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翦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又昌宗以姿貌見寵幸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宗楚客中宗時為兵部尚書令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楚客率百寮上表加皇號為順天翊聖皇后

趙彥昭中宗時為中書侍郎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帝初為郎中紀處納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入蕃卿雅識蕃情有安邊之略可為朕克此使也處納拜謝既而以不諳邊事固辭帝遂令彥昭代行彥昭以為克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人之使不亦鄙邪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出因為陰託安樂公主密告之帝乃遣楊矩代彥昭而往常巨源中宗時為尚書左僕射常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為非常嘉瑞請布告天下許之

崔湜睿宗時因大平公主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公主即武攸暨妻當延秀伏辜諸武並流嶺外湜以公主故徙於嶺北授以州縣官竇懷身為侍中睿宗為金仙玉貞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為不可唯懷身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身族弟詹為司直維鑿謂懷身曰兄位極台衮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柰何校量凡木則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身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竇僕射前為常氏國父者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身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李林甫玄宗時為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林甫面柔而有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請列為時委用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帝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

李揆代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自以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李輔國執子兄之禮謂之五父

崔損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平章事為相過為恭遜接見便碎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以後居相位者數皆罷出損用此中帝意竊大任者八年帝亦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厚之

皇甫鑄為戶部尚書判度支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平章事鑄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削希恩

後唐立盧革莊宗時為平章事同光元年魏州興建革奏曰皇子之職故事合帶宮使革因進擬以興聖為名授皇子繼及議者以古之王者稱孤寡不穀以示其謙本朝宮名罕有帶聖字者立盧革諂事希寵識者罪之三年大水戶口流亡軍士之食革依阿徇時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貨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常道不足以貽聖憂又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弘希甚意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仍復焉

安重誨明宗時為樞密使天成二年十月請於諸道州府自同光二年已前所欠秋糧夏稅租并主持務局販鬪課利并汾河舟船拆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稅並持與除於是重誨既構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恩於衆以掩已過乃奏曰三司積欠二百萬貫虛作係帳額請並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

時議名以蠲隔年之賦獨或惠民場院課利一槩除之得不啓奸幸之門乎

范廷光為樞密使長興三年二月明宗顧謂侍臣曰朕昨日以兩睿  
暫光觀綠野遙望西南山陂之下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廷光對曰陛  
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間日勤於稼穡也是時帝衰疲民多無耕  
牛斫地以種廷光以為勤於稼穡非主上憂民之意矣

孔循為樞密使性柔而校安誨初不察其人及從其言重誨嘗受詔  
以秦王從弟欲娶重誨女為妻循謂重誨曰不可公為樞密侍  
臣不宜與皇子婚媾乃止明帝幸汴州循為番守時重誨門人或言  
循之難測愛間諜人事不可令居機密循知之即令人結託方便聞  
奏言願以息女配皇子即以鄂王許之重誨由是大怒因奏落樞密  
使出鎮許州節度復移鎮滄州及重誨將失勢內庭論樞密使帝曰  
孔循舊嘗為之不亦可乎循在滄州聞上言即治行裝將入朝會

從榮以鄂王妻父左忌疾之初聞帝有徵循之言正人無不憂之咸  
以為將來無益於社稷俄而循卒

晉馮玉為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與丹陷京城軍士爭走  
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  
引送玉置於虜主將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欲其死  
偷其視息深為大夫耻

### 忌害

夫懷強枝之心蓄回適之計以蔽賢為念構害能之禍忌前而固寵  
惡直而醜正斯人倫之凶德天罰之不宥者也其或以小人之質乘  
君子之器竊據台鼎躬握鈞樞啓納乃猷進退多士而乃乘乎威勢  
恣其愛憎巧誣良善中傷才彥或擁隔於外俾蹈乎禍機或交構於

中驅致於吏議或沮其覲見之禮或遏其柄用之命至使者德棄遠  
吉士憤恨悖王化之紀致國家之敗過嘗不由是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其任意忌外寬內深意忌多所忌害

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徒董仲

舒膠西皆弘力也

張湯為御史大夫臣欽若等曰漢初丞相大河東人李文故當與湯

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也薦音

在見及數音所角反言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

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飛變猶急變也事下湯湯始殺文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輔政時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

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荀淑淑對策訶貴倖為異所

忌補郎陵侯相又南郡太守馬融有事忤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

濁免官髡徙朔方

晉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侍中任愷惡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

政每裁抑為充病之不知所為後承間言愷忠身局正宜在東宮使

護太子帝從之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盡不行或謂充謀

曰愷揔門下樞要得與帝親接宜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部令史事

耳且凡流難清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

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

所職然覲轉希充與荀勗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

左僕射高陽王陸奏愷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齋長

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愷後為光祿

勲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舉而克朋黨文諷有司奏愷與立進  
令列友交閤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公忠  
士也知愷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留而未斷以是愷及良友  
皆免官荀最為中書監侍中興散騎侍郎阮咸論音律自以為  
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傳亮為尚書令輔政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太子舍人顏  
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延之自負外  
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誨謝延之曰昔旬最忌阮咸  
斥為始軍郡令卿又為始安可謂一始黃門殷景仁亦謂之  
曰所為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南齊王儉為尚書令輔政太祖欲用張緒為右僕射以問儉儉  
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之在座咨帝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周  
陸院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襄政不以為政帝乃止後魏高肇宣  
武時遷司徒忌衛尉卿于忠朴原少言欲密出之乃言於帝授安北將  
軍定州刺史

隋虞世基為內史侍郎叅掌朝政時納言蘇威坐事除名為民從幸  
江都宮煬帝將復用威世基與裴九溫奏言威昏老羸疾乃止

唐李義府高宗永徽中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其狀貌溫恭與  
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  
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許敬宗高宗顯慶中為中書令初皇右武氏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  
不助已也深御之又常寧預聞廢立之謀獨無言以持兩端亦不悅



之無忌以敬宗希旨附會嘗正面折之由是敬宗常候無忌將曰事  
構陷之會有洛陽人李奉節上封告太子洗馬常李方監察御史李  
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待中辛茂將命鞠之敬宗按之  
甚急李方事迫自刺不死又搜奉節得私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  
趙師即無忌也隱為陰語擬陷忠良伺隙謀及帝驚曰豈當有此或  
容惡人間構小歧疑阻至於即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末推勘  
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偽書是李方所作即疑無忌欲反使其潛  
行構間斥降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蹤跡已露陛下猶  
有疑恐非社稷之禎帝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穎有惡事往來高陽  
公主與朕同氣遂共其福叶計謀反今阿虜復作惡心近親  
如此使我慙見百姓此事若實如之何敬宗奏曰房遺愛乳臭小兒  
與女子謀反寧能成事豈如無忌當今姦雄天下之畏伏若一日竊  
發陛下遣誰當之此是宗廟有靈皇天疾惡目推小事發其大罪豈  
非天下之慶臣恐無忌知李方自刺即為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  
必為宗廟之憂臣往見宇文文化及其反述為煬帝所委地居親婭身  
執國權十有餘年勢傾天下父繼化及典禁兵遂於江都亂初夜宮  
城門閉即稱驍果叛矯制集入先殺不同已者臣家亦即被破蘇威  
裴矩崔君肅等皆於馬前舞蹈比至天明即傾隋室故事不遠誠願  
陛下決之帝又令審加按問翌日敬宗又奏曰昨夜臣聞李方與無  
忌與國至親累蒙恩任何恨而反荅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抑爽褚遂  
良等勸舅立梁王為太子今梁王既廢帝亦疑舅故遣高履行外出  
自安之計見長孫祥又出瑗得罪即是夜共委方等圖謀覓便即反

臣參驗辭狀並相符合請即收捕准法破家帝又泣曰阿舅果尔我  
決不忍殺之若處分與罪後代書史道我不知和其親戚使至於此  
天下將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漢室明主薄昭即是舅從代來日亦  
無元勳於唯坐殺人帝惜國之法遂今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  
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至新聽受邪謀遂懷悖  
送意在移社稷傾宗廟撓亂天下塗炭生灵若此薄昭罪惡未可同  
年而語按諸刑典合諸五族願速即處分以安天下臣聞當斷  
不斷反受亂大機之事間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即生變且無  
忌先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  
可謂威能伏物知能動衆有同漢之王莽魏之司馬懿情首露逆  
黨自承陛下何疑不即斷決帝竟不忍問無忌便下詔廷

斥之仍發道次州府兵援送於黔州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並  
除名配流嶺表

李敬玄為中書令高宗身咸中間朱敬則之名召見與語大悅將  
加擢用敬玄深毀之遂授洹水縣

張說為中書令玄宗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回陳州刺史李邕於汴  
州謁獻詞賦甚稱帝旨頗自務銜說甚惡之

李林甫開元末為中書令耽固權寵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  
傷之初常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  
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  
相見慎矜知之奏帝帝大怒以為不軌黜堅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堅昵押及裴寬  
韓朝宗苗胤述之帝以為然賜堅自盡後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鉞為御史中丞

託以心腹銜希林甫忌遂誣調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夷其家天寶八年太府趙奉璋告林甫罪杖一十餘條告書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御史臺逮捕以為妖言重杖決殺

李揆肅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矜能護短以工部侍郎于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乃奏改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元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顏貞卿上疏論之且言如今曰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不敢公然如此後真卿攝上公享大廟以祭器不修抗詞白于執政載怙權真卿素不附載因是以謗訕陷之貶真卿陝州員外別駕又李栖筠為工部侍郎

公望克積為載所出為常州刺史

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宗建中時詔徵汾州刺史劉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憚杞恐暹為御史大夫沮已之所見遽極薦前河南尹于頔為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又太常卿常倫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上疏言之為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於洙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又宰相張謚忠有才德宗所委信杞頗惡之謚尋罷相杞專權忌善又罷顏真卿禮儀使改太子太師仍諭之曰方面之任何處為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為人所憎竄逐非一今

已羸老宰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佛

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祀矍然而拜含怒於口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帝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于路不及後真卿為希烈所害

竇參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真元宗趙璟為省書左丞網轄省務清勤奉職參惡其能請出為同州刺史德宗不從八年四月參罷出璟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參不悅李翰自宗正卿左授雅王傳及巡對自陳為參所排又言事合旨及黜號王則之德宗命參以翰代之參不時下詔書翰未知之也帝口授翰左金吾大將軍遽令中使送至今吾伏親事除書方下

陸贄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索憇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遂逐之談者亦以為益皇甫鏐憲宗元和中自度支使戶部侍郎為平章事初鏐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姦邪憲宗終用鏐為宰相無何群臣議上尊號鏐欲加孝德兩字群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為鏐所權出為湖南觀察使

李逢吉憲宗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用兵討淮蔡帝以兵機委裴度逢吉盧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穆宗長慶初逢吉為兵部尚書時裴度自太原入朝以招懷河朔功度復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決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上表論元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為勢必相傾及遣人告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及度于方鞠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寢以恩澤結朝廷之不逞者作謗言百端中傷度賴學士李紳常處原於帝前言度為逢吉排斥而度有

不宜擯棄故得已僕射在朝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為中丞又欲  
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以紳  
褊真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  
觀察使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兼中書令莊宗同先中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痼  
疾屢作堅求入覲求醫以清告崇韜崇韜在晉陽時功名在存審之  
下既權寵特重人士輻輳不款加已每陰沮之存審妻郭氏與崇韜  
宗姓泣訴於崇韜曰公不蚤保借忍今死棄北荒崇韜愈懷慙忿明  
年春存審疾甚上章數四乞生覲天顏又不知許存審伏枕而報曰夫老  
歷事二主垂四十年不敢言功幸而無過今日天下統遠夷極塞皆得面覲  
彤庭射鈎斬祛之人執不奉傷丹陛獨予擁隔豈非命哉自是漸增危懼

夢于幽州

安重誨為樞密使兼中書令天成中任國以功拜平章事判三司重  
誨忌之嘗會於私弟有妓善歌重誨之求不得嫌隙漸深先是使人  
食券皆出於戶部重誨上之俾內湏出爭於御前往復數四竟為所  
沮求罷三司俄除太子少師致使出居磁州駕幸夷門至鄭間朱守  
殷叛重誨接便慮為結構立遣人稱制就害之人符習為刑洛鄆度  
使明宗自鄴入赴內難遣使召之郤位加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  
相王公儼拒命授習天平軍節度初習與霍彥威畫赴難之謀重誨  
名位猶下二人既藉宿望議論多抗重誨御之習在鎮以軍政委判  
官劉搏性褊而猾物論惡之有言於重誨具以聞天成四年詔習歸  
京師復授宣武軍節度使重誨心猶不說會汴人言習厚賦錢以代

納景膏及軍租加省耗由是罷歸京師茅私第授太子太師致仕又  
皇甫立代此人也明宗之刺州置為牙校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委  
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職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為忻刺  
史頗詔安重授一藩鎮重誨奏曰立嘗申意於臣且願舊地由是遷  
改留滯蓋重誨扼之也

不忠

輔弼之任邦家之攸賴忠盡之節人臣之所守故同底于道實相濟  
若乃蘊經論之器居承弼之列高拱官師之上訐謨惟辰之地天工  
仰其寅亮百姓希其安附則有邪匿自任榮利是視忘社稷之重而  
謀其家忽縉紳之言而逞其志熒惑乎視聽附麗乎兇醜靡思赴難  
之舉驟成構亂之際以至為特大愆貽誚永世先民有言曰不令之

臣天下之所惡也故亡身覆族者悠悠相繼者之方策以重戒於後者  
焉

漢張禹成帝時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與讀曰豫

永

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鬼數使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訖切王氏  
專政所致帝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迺車駕至禹弟辟左

右

辟讀

曰親問禹天以變曰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自見年老子孫弱

又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帝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異深  
遠難見故聖人罕有命言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近鄙儒之所言陛下宣脩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  
無義意新學小生亂道悞之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帝雅信愛禹

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危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善說

說音悅

遂

親就禹後漢梁冀冲帝時以太后兄為大將軍與太傅趙俊大尉

李固參錄尚書事固以清河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冀曰今當立

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

立文宣

周勃立文帝 霍光立宣帝

戒鄧閹之利幼弱

鄧太后立竊帝誕育白餘曰 又立安帝時年十余歲閹太

右立北卿 侯其年夢

異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續年八歲是為質帝南齊褚淵初

仕宋明帝為中書令獲軍將軍與中書令表繁受顧命顧輔幼主及

蒼梧暴霍稍大甚祖與淵繁言世事繁曰主上幼年徵過易改伊

霍之事非變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于大祖

王晏武帝永明末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帝遺旨以尚書付晏及

除孝嗣今久於其識大孫即位

即 林 丑

轉左射僕尋加侍中明帝謀廢

立晏便響應推捧明帝與晏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怯

今定如何

壯齊唐邕以晉昌王錄尚書事與高阿那肱有隙後主平陽敗後狼

狽鄴都邕懼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婁敬顯等崇

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為內使

上大夫領內史事初帝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索知高祖相表有奇

傾心相結宣帝不念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

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

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正仲已至御座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

皇甫績柳表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高祖執之於是

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譯兼領天府

都府司揔六府事史臣曰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譯見之矣

楊素高祖開皇中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頻專掌朝政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師素為長史王早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末高祖不念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忤送高祖所高祖覽而大恚欲召庶人弟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怙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張衡侍疾由是頗有異論史臣曰素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朝丘墟市朝霜露寃其禍敗之源乃素之由也

蘇威為納言開府儀同三司煬帝大業末為猶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丞望風言輒寢某事群盜蜂起郡縣有表春詣闕人斬告人使人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後幸江都字文化之弒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于李密未幾密敗歸於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國公王克僭號署大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及大唐秦王平世克坐東都閭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相政亂不能扶救遂令品物塗炭君殺國亡見李密王克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至朝堂請見又不許遂卒於家

唐楊再思中宗神龍為侍中太子重陵珠武三思時再思與宰相蘇環李嶠兵部尚書宗楚客左衛將軍紀處納等並在太極殿



前統兵二千餘人唯閉正門及左右延明以自固竟不能犯難赴救君子以是咎之

趙彥昭景龍末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充使彥昭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說司農卿趙履溫師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處履溫曰為陰託安樂公主奏留之帝仍遣左驍衛大將楊矩代彥昭而往

宗楚客景龍末為中書令中宗遣常庶人輔少王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楚客謂宰相常溫曰今須請皇太皇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為儀注於理不可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定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常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為及常氏敗楚客伏誅

李嶠景龍末為兵部尚書同門下三品常庶人臨朝嶠密表諸置相王諸子勿令在宗及玄宗踐祚獲其表以示侍臣嶠自懷州刺史暢赴任

崔裔昭宗天復初為司空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汴師朱全忠攻躡河中晉絳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裔交結人主忠慮汴軍逼京師請裔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鳳翔裔怨帝廢黜不卮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及全忠破下還河中裔迎謁於橋捧卮上壽持板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贊功業後唐

鄭珏初任梁末帝時為平章事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於中都  
長驅趨汴梁帝聞王師將至召宰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  
皆猶不決珏對曰臣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  
曰卿何如珏曰願得階下傳國寶臣懷之以入晉軍可以緩其師  
以侯段凝帝曰事急矣此物固無惜但卿此行得事了不卿更  
籌之珏俛首曰了則不了左右縮頸竊笑翌日莊宗入汴州珏率  
偽百官馬前迎謁是日責授萊州師戶參軍孔循明宗時為樞密  
使天成二年以荆南高季興謀叛不恭安重誨任園同討伐季興  
初典循同為朱友讓之隸為兄弟及議興師循心不欲為水潦將  
降懼不成功及劉訓進兵果不見季興具述循意即時師旋  
安重誨明宗時為樞密使誘河中副都指揮使楊彥溫乘潞王

閔馬於皇都龍莊據謀叛王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為叛  
彥溫執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  
朝廷數日詔潞王歸朝明宗知其詐不欲與兵授彥溫絳州刺史重  
誨堅請出師即命西梁留守索自通衛少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  
師兵攻之五日而授自閨門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戒之曰  
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稠等特  
四海恬然吾兵載戢遠非邊近在國門而彥溫安能狂悖皆以重  
誨方美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能傾陷也彥溫遇昧  
為人所欺故滅其族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三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四十

將帥部一

總序

唐堯之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司馬所以掌武事也暨舜之世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又夏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乃召六卿蓋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焉至仲康命商侯掌王六卿為大司馬以羲和酒淫廢時亂日裔徃征即其事也周官大司馬卿一人又有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各率其屬以掌軍政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命卿二人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三百人為旅旅帥皆天下大夫百人為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伍人為伍伍皆有長軍軍有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及晉猷公作二軍公將上軍本右起於此也周末有前後左右將軍秦曰之位上卿復有護軍都尉之名漢興大將軍驃驃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位次上卿掌京師兵部四夷屯警長武帝初置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二十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內外掌西城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長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掌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有丞焉及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又增蒲類破菟其餘雜號非一蓋權時之制曰事立名亦不常設也又置騎都尉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元帝又置戍已校尉丞司馬各一人候

五人成帝綏和元年以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為大司司罷將軍官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夫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明帝又有前後左右將軍

長史司馬皆一人司馬主兵司大尉從事中郎二人東觀書曰大將軍出令征置中護軍一人

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其雜號將軍衆多皆

主征伐事訖皆罷凡將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

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有軍候曲下有屯屯張二人其不置校尉但部

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

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有府負職

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

吏主兵事其後復有四鎮之號魏武為相漢建安四年丞相府自置

中領軍將軍又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  
六軍是也又置都護中尉護將軍軍文帝受漢禪有大尉而司馬大  
將軍各有為官位在三司上又置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營又  
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鎮都督中外諸軍事  
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又有四安四平之號明帝遣晉宣征蜀  
加號大都督文亦為之

曹泰曰魏世驃騎為都督

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

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位  
三司屬有軍師吳有督軍中即將其餘雜號大抵同於漢魏也晉武  
帝受魏禪以都督諸軍為上監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持節  
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  
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

江右以未都督中外尤重唯王道以權重者乃居之

又以領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

文帝初置中衛武帝分為左右衛並置長使司馬功薄江右罷長使

曹左右前後將軍為四屯軍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號五校二衛始

制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渠武賁左衛伙飛武

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

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為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

中將即校尉司馬此騎驍持推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枚冗

後羽林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

之士居之又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

及五軍作難東海王越以須行事皆由殿省乃奏宿

衛有候爵者皆罷之持殿中武官并封復有四安四平中即將征虜

等號初武帝省領軍將軍并祐統二衛前後左右騎衛等營即領軍

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

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候尋復為領軍江右以來領軍不復別  
領營總統二衛林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  
輕者為中領軍護軍屬官有屯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  
置參軍宋受命人臣無都督之號江夏王義恭假黃越假黃越則專  
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  
郎將唯處諸王素所無者自左右前後將軍以下至四十號謂棄宣  
威明威  
之唯四中郎將各一人餘皆無定員自車騎以下為刺史又都督又  
儀同三司置官如領兵公皆都督不儀同三司者不置從事中郎置  
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上功曹參軍一人主佐記室下戶曹上監以  
下不置記室議記室餘則同矣宗以來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  
室參軍小號將軍為大群邊守置佐吏者又置長餘則同也南齊司

有騎車騎衛鎮軍中軍四征將軍加大字衛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又  
有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將軍四中郎將以目宋制唯處諸王世  
又有冠軍輔國寧朔寧遠龍驤將軍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又有領  
軍將軍中領軍護軍將軍中護軍凡言為中小者同以官也諸為將  
軍官者敬領護諸王為將軍道相逢則領護分道焉自晉世以來二  
衛驍騎游擊將軍謂六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號四軍又有屯騎步  
騎兵射聲越騎屯水號五校虎賁中郎將射強弩殿中員外殿中將  
將軍武衛將自二將四將五校已下並謂之西省復荊州置護南蠻  
校尉巴州置護巴二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州置平蠻校尉寧州置  
護鎮校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又有護西戎校尉護羗校尉鎮蠻護  
國安遠護軍皆置官屬有差梁武以將軍之名高下拜雜命更加董

定於是有所奏至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為二十四班內通外田

四征東南西北正施外也四中軍衛武護正施內也為二十三班八鎮東西南北正施在左右前後正施在

在內為二十二班八安東南西北正施在左右前後正施在內為二十四班四平東南西北

四羽前後左右為二十班凡三十五號一品是為章號將軍忠武軍師為

十九班武班臣爪牙龍騎雲麾為十八班代書前後左右四將軍鎮兵翊師宣

惠宣毅為十七班代舊四十號為一器智威仁威勇威信嚴為十六

班代舊征虜智武仁勇信武嚴武為十五班舊十號為一品所謂五德將

軍者也輕者征遠鎮朔武旅身毅為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夫者唯至身毅而已通進

一階假十百假方得北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談議諸曹有錄事曹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各

一人寧遠明威振遠電耀為十三班代舊寧十號為一品武

威武騎猛壯武颺武為十二班電威馳銳追鋒羽騎突

騎為十一班十號為一品折衝寇武和戎安壘猛烈為十班掃狄雄

信掃虜武鋒為九班十號為一品畧遠何威決勝開遠光野為八班

屬鋒輕銳討狄蕩夷為九班十號為一品武毅鐵錡樓般宣猛樹

功為六班克狄平虜討夷平狄咸戎為五班十號為一品伏波雄

戟長劍衝寇雕騎為四班飲飛安夷射戎綏狄威虜為三班十號

為一品先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為二班綏虜蕩寇珍虜橫野馳

射為一品十號為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為貴其制品

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薄悉以天號居後以為選法

自小遷大前吏所記以居得從公故將君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

是備其執品秋其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君號者有牙門我建武

期門代舊建武為八班候騎代舊振武為柒班中堅代舊奮威為六班戈般代舊揚武

繡衣武代為五班執評代行陣代為四品膺揚為三班陵江為

二班偏將軍伴將軍為一班凡十號別為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

輕又有武安鎮遠擬中為二十四班撫四擬東西南北為二十三班

四寧擬東西南北為二十四班四威擬東西南北為二十一班四綏擬東西南北

平也為二十班為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為十九班輔義

沙御海撫河擬義臣為十八班平遠武朔寧沙般海擬鎮丹為十七

班九十號為一品朝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為十六班威壘

安漢綏邊寧後梯山擬智武為十五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

明信明義威漢擬輕車為十四班安隴尚義宣節振朔候律損寧遠

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寇定遠凌漢寧隴振漢擬武威為十

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信懷德擬當武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撫

邊定隴緩關立信奉儀擬柳梅衡為拾班定隴寧班定朔立節懷威擬

掃秋等為玖班凡拾班為壹品懷閔靜朔掃寇寧河安朔擬畧遠等

為捌班楊化超隴執義來化度障擬傍教為柒班凡拾號為壹品平

河振隴雄邊橫河寧閔擬武毅為六班懷信宣引義節停遼鑿空擬

秋等為五班凡拾號為壹品捍海疑塞歸義擬河明信擬伏彼為五班

奉忠守義引信仰化立義擬似飛為叁班凡拾號為壹品緩奉政丞

浮海度河擬先鋒為二班懷義奉信歸城懷澤伏義擬綏虜為壹班

凡拾號為壹品大凡壹百玖號將軍亦為拾品貳拾肆號正施於外

國及三大通二年有司奉曰天監七年改定將軍名有目事革普六

年又置百號軍將加利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義大通二年奉移寧遠

班中明威軍進輕寧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身武官遠大明烈其戎



夷之號亦加付擬選則依此承遂用以定制轉則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郎階也同班以優劣為前後有鎮御驃騎車騎同班武四征同捌班鎮同班八安同安四平四翊中武軍同司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騎寇軍班鎮翊師宣惠宣毅四將軍仁武信武嚴武將同班知威仁勇威信威嚴威同班智武東西南北中郎同班為五班將軍輕車領羽武族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盛威畧威風威光同班武猛武畧武盛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武銳武勇同班勇烈猛盛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威猛盛猛駭同班壯勇杜烈壯猛銳壯盛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桀驍猛驍騎烈騎武騎勇騎銳騎名騎勝騎信騎同班雄猛雄明雄烈信烈雄毅雄壯雄健同班忠勇忠烈忠忠猛忠銳忠

壯忠毅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畧明遠明勇明烈明盛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光烈英光遠光勝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殿猛烈殿勇殿銳殿決殿起殿略殿勝殿奇殿同班龍驤武視雲祺風烈電威電首地銳追銳羽騎突騎同班折衝寇武和戎安壘起猛英果掃狄武館推鋒同班開遠畧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出雲勇振旅同班超武鐵騎樓船宜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昭威戎同班伏波雄戰長劔衝寇鵬騎快飛勇驕破敵尅敵威勇威虜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十堅典戎同班執信行陣同班仗武懷奇同班裨褊將軍同班凡三百四十號為四十四班又雍州置寧蠻校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北梁南秦置西戎校尉寧州置

蠻校尉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等郡置鎮蠻護軍武陵郡置安  
遠護軍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隨府主號輕重而不  
為定其將軍施於外國者雄義振遠武安同班擬鎮衛等三號四撫  
同班擬四征四威同班擬四平安遠同班擬忠武等號撫河衛安海  
沙輔義同班擬武臣等號船海寧沙撫朔平遠同班擬鎮獄等號龔  
幕威河和戎祐遠朔野翊海同班擬智威等號梯山寧冠緩邊安漢  
威龍五號同班擬智武等號為漢義明昭信綏河寧境同班擬輕重  
等號候律振朔宣節向義安龔同班擬寧等號振漢寧龔陵海安遠平  
冠同班擬威雄等號懷德執信羽節橫朔馳義同班義武猛等號安  
朔寧河掃寇節朔懷閔同班擬驍雄等號渡嶂奉化康義超龍楊化  
同班擬猛烈等號寧閔橫沙堆邊振龔平河東司班  
擬忠勇等號明  
信陵河歸義類案

捍海同班擬光烈等號立義仰化引信守義奉忠同班擬威勇等號  
奉誠立誠建誠顯誠議誠同班擬龍驤等號尉遼寧激綏嶺威塞通  
候同班擬折衝等號掃荒開荒理荒同班擬開遠等號奉節歸節遠  
節伏節同班超武等號渡河凌海承化舉正綏方同班擬伏波等號  
伏羲懷懌歸誠奉信懷義同班擬前鋒等號凡壹百貳拾伍將軍貳  
拾捌班並施外國戎號准于中夏馬大同四年魏彭成王爾朱仲遠  
來降以為定洛大將軍仍使及北討故名陳豸制官又有我號官自  
壹品以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九品驃騎等三號將軍擬官自品第  
壹北秋于石四十軍撫四征東南西北八鎮東南西北等拾陸號將軍擬  
中二官品第貳秋中二八安左右前後四翊左右前後四平東南西北等十六號將  
軍擬官品第三秋中二忠武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鎮兵翊

師宣惠毅將軍中郎將智仁勇信嚴等威五武將軍令二十五號擬

官品第四秋中二千石 軫車鎮朔武旅貞毅明威等將軍將軍加大封者者至凡入大通

進一階 寧安旅振宣等五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沙府蠻越校尉中郎將府主軍號重若軍作則

減刺史一階若有將軍減將一階也 令十八號擬官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略勝風力

威光等士威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銳進

智勇勝駿等十猛壯武勇烈猛銳威力毅志意等十壯驍雄傑烈武

威勇銳名勝迅等十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忠勇烈

猛銳壯毅捍信義勝等十忠明智略遠勇烈威銳毅勝進等十明光

烈英遠勝銳命戎野等十光威勇烈武猛銳奇決勝略出等十威

將軍平越中郎廣梁南秦南梁寧等州少府也 西戎平戎鎮蠻三校尉等擬官

壹百四號品第六並千石 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

銳追銳羽騎突騎折衝寇武和戎安壘起猛英果掃虜掃狄

武鋒推鋒開遠畧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車校止雲勇振旅等

將軍擬官三十號品第七並六百石 超武鐵騎樓舡宣猛樹功剋狄平虜

稜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寇鷗騎似飛虜騎破敵剋威虜等

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南新蔡晉熙靈江郡小府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隨府主號輕重軍作則威大守內史相一

階若有將軍威一階 安遠護軍度支校尉曰陵郡丞 等擬官貳拾號品第八並六百石

百前鋒武毅開遠招遠金城稜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將

軍擬官十號品第九並四百石 諸將軍起自第六品已下校則無秩其雖

除不領兵領兵不滿百人拜除自官而為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

石二千石減為千石千石減為六百石四百石降 凡板將軍皆降除

而無秩依其州縣郡自各以秩論 品諸依此或降品秩其應假給章印各依舊差不貶奪其封爵亦為九

等之差後魏有大將軍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州府諸軍事品第一  
都督十州諸軍事又有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驃騎車騎加大者  
位三司上衛將軍加大者次儀同三司品並第二又有四征四鎮將軍四征大者次衛

將軍四鎮加大者次尚書令

又有中軍鎮軍撫軍將軍直潁屬官有直潁正副都

督直人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督勳武前鋒五職等員直衛正

副都督前鋒正副都督等直突都督勳武前鋒散都督等員百閣屬

官有朱衣直閣直將軍直寢直齊直後之屬又有武騎雲騎

將軍各壹人騎驍游擊前後左右等四年將軍將軍左右中

郎將各五人步兵越騎射声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都督

等各十人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十五人冗從僕射千人騎

都尉六十人積弩積射強弩將軍及武騎常侍各二十五人殿中

將軍五十人員外將軍一百人殿中司馬督五十人員外司馬督一

百人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領十牛備身又有左右備身正副都

督左右備身五識左右備身又有刀劍備身正副都督刀劍備身五

職刀劍備身員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護軍府軍一人掌

四中閔津輿駕則護駕中軍護亦同有長史司功曹五官主簿錄事

釐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掌

史司馬錄事參軍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

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各二人法曹鑿等曹行參軍各一人

入領諸閔府尉津尉左右衛左右武候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並

有長史司馬錄事功兵倉騎曹參軍法曹鑿曹行參軍各壹人行參

左右衛左右武候各六人左右武衛各八人等員左右衛掌宮掖禁禦督攝

杖衛又各直閣軍將六人直寢十二人直齋直後各十五人並掌宿

衛侍從來車都督六人掌馭副車武騎常侍十人殿內將軍十五人

員外將軍三十人殿內司馬督二十人員外司馬督四十人並以參

府朝出使勞門左右衛各統親衛置門府左勳衛開府左衛開府二

衛武候領軍乘官府置開府一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等曹參

軍法曹行參軍各一人又有儀同府武衛武候領軍東宮儀同已下置

員同開府但無行參軍諸府皆領軍坊每坊東宮御置團十一人佐二

人左右武衛府無直閣已下員但領外軍宿衛左右武侯掌車駕出

先馭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章所置巡狩師田則掌

其營禁又加置司展師四人偏刻生一百六十人左右府大將軍

壹人將軍二人掌侍位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

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身六十人掌宿衛

侍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各一人等員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

禁及守衛事各置即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長史司馬錄事各倉

兵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各一人等員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

軍籍帳差科詞訟之事不知將軍唯有長史司馬掾屬及錄事功倉兵

騎等曹參軍法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各一人等員後周有柱國大將軍正元

驃駉車騎等大將軍正九命驃騎等將軍正人四征中軍鎮軍撫

軍等將軍正八命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師都督正七命冠軍輔國等將軍

七命鎮遠建忠等將軍正六命寧遠楊烈伏波等將軍正五命輕車將軍奉

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正五命宣威明威等將軍正四命襄威

厲威等將軍正四命威烈討寇等將軍正三命蕩冠蕩難等將軍正三命

厲威等將軍正四命威烈討寇等將軍正三命蕩冠蕩難等將軍正三命

殄寇殄難等將軍正二命掃寇掃難等將軍二命曠野橫野等將軍

正人命武威武牙等將軍唐武德初秦王既平世克及竇建德高

祖以秦王功殊令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為稱乃置天策上將軍

以拜為位在三公上及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以天下未定事資武

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

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立戈軍醴泉道為

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旗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

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

為天節軍每將軍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習耕戰之備自

是士馬強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後省

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龍朔陰府字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親

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等五府每府中郎一人中郎將一人左右將

郎各一人左右騎衛龍朔云府字改為左右武衛神龍為曉衛將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

員左右武衛龍朔除府自光改為左右鷹揚神農能復為武衛大將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武衛

白為也衛龍朔改為威武龍復為光宅改為左右豹韜衛神武衛大將軍一員將軍各二員領軍衛龍朔改為

光宅改為鋒衛神龍復為領軍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金吾衛舊為武候衛龍朔改為左右金

吾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左右即將人數品判至此並同左右監門

衛龍效除府字大將軍各二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四人左右千衛

龍朔改為奉宸衛神龍復為千牛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各二人

已上謂之左右羽林軍龍朔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

將左右中郎將同諸衛左右龍武軍初太宗選飛騎之牛驍健者別置百騎以為翊衛之

備天后加置萬騎為左右營置戎以領之間元以來與左右羽林軍若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

右將軍各一員將軍三員左右神武軍

至德二年肅宗在鳳翔置

大將軍各

一員將軍三員左右神策軍

上元中以北衛軍使衛王為神策軍節度使舒翰置

大將軍各

二員將軍各二員

真元三年左右神策將軍各加一員左右神武將軍各加一員

神武軍

本號殿前射主左右廟真

元二年九月改為殿前左右射主軍三年改為左右神威軍非六軍之制也

大將軍二員將軍二員六軍

統軍

興元元年勅武右右神武

十六衛上將軍

真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員

諸府

隋置驃騎鷹揚等府元天下守

成兵不成軍日府府有上中下

折衝都尉各一人

唐因隋折衝果毅即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別將為果毅都尉

果毅

都尉各一人別將各一人其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冠軍雲麾

忠武壯武宣威明威信遠游騎游擊十將軍為散號將軍以加武

士之無戰事者又以秦王齊王下統軍為護軍副統軍為副護

軍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尉帥都督為雲騎尉

都督為武騎尉都車將軍為游騎將軍親衛驃騎將軍

為親衛中郎將其勳衛驃騎准此親衛車騎將軍為親衛左右郎

准此諸軍驃騎將軍統軍其秦王齊王下領之衛及庫真軀啞其車

騎並准此諸軍騎將軍為別將直規十一年更置驃騎大將軍為從

一品武散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為從五品以上武散官冠軍將軍加

大字及雲麾以下游擊以上改為五品以上武散官又置昭武振威智

果翊麾宣節禦武仁勇陪戎八校尉副

自六品至從九品上階正為校尉下階為副尉

為六

品以下武散官又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軍頭六月改軍頭

為驃騎將副為車騎將軍至二年五月車騎將軍隸驃騎府七年三

月改驃騎將軍為統軍車騎將軍為副騎至真規十年改統軍

為折衝都尉副為果毅都尉武德七年又置都督府

改太宗改為以上為

二都督府都督府管十州都督不滿十州只為府

德宗六軍又置統軍諸衛又置上將

軍其出師專征者有摠官都統元師分土治戍元有圍鍊使防  
禦使節度使統捍戎夷者有都護又真元之後中人治兵別有  
護軍中尉規軍容使五代以後典掌禁軍則百待衛親軍都指  
揮使及殿前都檢校殿前都指揮使而下皆有藩臣領之唐之  
軍衛名存而事廢矣夫軍旅者所以防禍機遏亂略將帥者所  
以摠戎政揚國威入則壯手翊衛出則擢其方面士卒之存亡  
攸屬邦家之休戚是繫苟得其人折衝於萬黑儻非其任奔北  
於三軍故古先哲王質於著龜所以難其選也拜於壇塲所以  
重其任也推轂而遣所以專其事也列壤而封所以報其功也  
若乃保於誠節濟乎功名則副祿隨之寡於方略陷於則劓則鉞  
鉞及焉今並採其善惡之迹成敗之謀忠逆之心賢遇之效著之

子篇以示鑒戒凡壹百六門

左命

夫帝王之與也必有命世之人傑折衝之虎臣周旋翼從夷克戡難  
然後大勲以集歸運斯格御天下之圖制億兆之命者也自成周著  
代罪之誓漢高有扶義之舉白水興復當塗締構由是而下或艱  
難以創業或累積而起祚莫不有義勇之士為之爪牙奮揚威武  
式遏亂畧周旋夷險勤宣忠力塞旗以克敵略地以闢國用能震  
天聲而消群慝厲與師而一衆志成樂推欣戴之美亨利建世  
及之報功成名立為方來之所稱述其不韙歟

周大公望呂尚初事文王及武王即位欲脩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  
否師行師尚父

師之尚之父之故曰  
師尚父亦男子美稱

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皆曰討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秦哲居  
二年紂殺王子比于四箕子武王將討討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  
群公盡懼唯大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  
於牧野以代紂紂師敗賸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永衛康叔封布采席  
師尚父率推史侯策視以告禮說紂之罪遷九昇脩固政與天下更  
始師尚父謀居多封於齊豈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  
王詩佐也尚父武王為之上將漢韓信淮陰人秦末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  
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信亡楚歸漢為  
連敖楚名生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也疇類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夏候嬰也曰上不欲就天下手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  
之言於漢王以為治粟都尉蕭何言於漢王曰王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漢王乃拜信為大將事具率輔薦賢及帝王選將門遂听信計

部署諸將部分而署置之漢王原帝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三年出關收

魏河南韓殷王昔降令齊趙擊兵楚彭城漢兵毀散而还信復

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擊破楚京素以故楚不能西漢之敗却彭城趙

魏反漢王以信擊魏魏王豹驕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益

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粮道西與大王會於滎

陽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夏說相也信闕與邑名

之下魏代漢闕使人收其精兵請滎陽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斬成安

君泝水上禽趙王歇於是用將趙廣武君李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

靡乃遣使報漢曰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竒

兵渡河擊趙王耳信來往救趙四年漢王出成臯渡河拜信為

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齊王廣亡去信追至北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于齊使人言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近楚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漢王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五年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封為楚王

曹參沛人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

涓潔也言其在中主人公者泗掃之事親

迨左擊胡陵方與公秦監公軍大破之

秦一郡置守監三人東公者時人尊稱之耳

下薛擊泗水軍薛郭西復攻故陵取之從守方與方與反為魏

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

祁善置

善置置名也狐父祁之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軍

章耶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

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兵擊李由軍

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

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

楚爵

建成君遷為威公屬碭郡

為威縣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

王離軍成陽南又攻社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虜趙

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雄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一人遷

為執珪

執珪古壽名也

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縱緹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破

之

戶鄉

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

今堵

陷陳取宛虜齮

定南陽郡

高紀言南陽守齮雖封為侯而自傳言盧齮紀傳不同疑傳誤

從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

秦車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選為將軍從還定秦攻

下辦故道

武都二縣也

雍棊

扶風縣也

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

鄉壤地擊三秦軍壞軍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疇走日擊趙

賁內史保軍保之東咸陽更名曰新城參軍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縣名也

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今華陰以將軍

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度圍

津在東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

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亡王武反於外黃城處反於燕皆漢將燕東郡之縣故南燕目往擊

盡破之處柱天侯史失姓名衍氏進破取衍氏擊與嬰於昆陽追至葉

葉南陽縣也還攻武疆武疆城在疆陽武日至崇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

諸侯及項王敗還至崇陽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

關中月餘魏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遂邀東張東張屬河南大

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

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日從韓信

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鄔大原縣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出張

耳引兵下井陘擊城安郡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

戚公出走追斬之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

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牧著濞陰

平原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土假密或以為高密大破之

斬龍且虜丑將周蘭重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故齊王田廣相田光

其守相許章及故軍田守相為居守者韓信立為齊王田誚陳與漢王共破

項羽而參番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

印焉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牛陽萬六千三

十戶世世勿絕

陳平陽武戶舖人也初歸漢拜為都尉使參乘遂與東伐項羽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歸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五將屬韓王信軍廣武遷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其後楚急擊絕漢角道於滎陽城漢王患之及出黃金四萬斤予平從反間於楚軍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羽不聽事且將帥問謀門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目擊之平與漢從城西門出去逐入關收聚兵而復東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七年更封為曲逆侯

周勃其先卷入徙沛以織薄曲為生薄為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後攻胡陵下方與反戰却敵攻豐擊秦軍碭東

還軍番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騎殿殿慎也謂鎮後以杆敵畧定攻地轅威東

緡以往至栗取之攻蠶桑先登擊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全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

由雍丘下攻開府先至城下為多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沛公為碭郡長拜沛為褒賁令從

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戶鄉北也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燒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

項羽至以沛公為項王漢王賜勃爵為武威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於將師之中北擊趙

賁內史保於秦陽最北救濠濠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汧今

隴西縣還下郿頻陽郿今風翔郿縣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蓋已軍破之蓋已軍郿將也攻上邽東守峽關擊項羽攻曲遇最還守敖倉追

羽羽已死目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  
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縫八千二百八十八戶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擊

豐泗水監豐下破之泗水都名監謂監郡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謂破

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居戰碭東居秦將軍却敵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即官大夫也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列大夫即官大夫也從

攻陽城先登下戶牖陽武縣之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閭爵上閭謂名通於

也天子後攻圍都尉陳留郡縣東郡守御於城武却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

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亮南今河南偃河間守軍於社里破之擊

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却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

人賜爵鄉從攻破揚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也

虜四十四人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轅紀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鄠南陽縣也以却敵斬首十四級

捕虜四十人賜重封重封加三號也攻武關至霸上項羽欲攻沛公既饗軍

士中酒中酒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時獨張良得入坐噲居營外聞

事急迺持盾直撞入帳下以撞盾擊人也言於項羽曰沛公定咸陽暴霸上

以待大王大人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

四人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羽羽亦曰遂已已止也無

誅沛公之心後數日羽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中郎從入漢王定三秦別攻西丞自水

北西丞西縣泉水名言擊西縣之丞於自水之北又擊雍輕車騎雍難破之從攻雍聚城先登聚縣

名屬武功擊張平軍好時政城先登陷陣遷為郎中騎將軍擊秦車

騎壤泉地名却敵遷為將軍攻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細柳池灌

廢丘最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今樊從攻項羽屠賁東

未詳其地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

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下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

一歲廣武在滎陽項羽引兵東從漢王擊羽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周殷也圍項羽陳太破之於陳縣破之屠胡陵羽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

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蔡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

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候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無陽候

彭越字仲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澤間少年相聚百

餘人往從越請為長設壇祭令徒屬乃行略地收諸候散卒

得千餘人沛公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

亦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藉入關王諸候還歸越眾

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

擊楚越將其三萬餘人歸漢外黃於外黃未歸漢漢與魏王豹及諸候東擊楚楚

將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得十餘城欲急

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為相國擅將軍

略定梁地項王與漢王相矩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七十城項王聞之乃使曹

咎守城臯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

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絡漢食漢敗

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羽所

敗固陵用張良策發使使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背許以王越又

言所以許韓信越乃引兵至垓下羽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

黥布六人也初從項羽入咸陽為先鋒羽封諸侯立布為九江王都

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

行漢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布愈恐不

復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城至虞史宋州虞城縣使隨何使布

何說布起兵攻楚事具摠錄游說門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而攻下邑

今宋州縣也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間行與隨何歸漢漢王使人之

九江得布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

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

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反楚遂

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項藉死布遂剖符為淮南王

都六九盧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

盧綰豐人高祖初起沛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

羽封長安侯項籍死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共教子也還從

擊燕王臧荼皆破平高祖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為

燕王皆白大尉官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乃立綰為燕王酈

商高陽人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十人沛王初畧地商以所將四

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從君攻緱氏絕河津

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中旬水上關也西

定漢中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

朮邑涯腸烏氏定安也朮邑在幽州陽北地縣也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

昧戰受梁相國印食邑四千戶從擊項羽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荼反也商

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地名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人易却敵遷為右

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郡五千戶

夏侯嬰沛人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相愛高祖為

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奏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

平平以胡陵降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軍攻濟陽下戶牖破李固軍雍

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趣急速也下同賜爵執帛後擊章邯軍東河濮陽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揚雄軍曲遇嬰從捕虜

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八得印一璽又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

轉為滕令滕令徐州縣因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陽後為霸令縣至霸上

沛公為漢王賜嬰爵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公主載之漢王急馬罷

虜在從常踰兩兒棄之嬰常牧載行西雍樹馳雍擁面偕也古取兩見今面皆七而抱恃

之以馳故雍面雍樹馳也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

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民縣民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

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

灌嬰睢陽販繒者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

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武成及秦軍於社里疾鬪

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聞封曲遇戰疾力強賜封執帛號

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碓陽破秦軍戶北北絕河津南破陽

守碓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于藍田疾力至霸上賜

爵執圭號文昌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令從入漢中拜為

中詔者從還定三秦下襍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殺從滎

中詔者從還定三秦下襍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殺從滎



門臨普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

南疾戰破之賜爵號文宣侯食平鄉杜縣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

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滎丘武魏申徒

反故秦將降為公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牧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拜嬰

為中大夫令李必洛申二放秦騎士重泉縣人為左右校尉將即中騎兵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襁道起陽武生襄邑擊

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拓公至武

軍燕西枯縣名公者招之令也王此其人姓名燕古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樓煩縣名

其人善騎射故名連尹一人楚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

之所將卒斬都尉二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碭陽從此迎相

國朝信軍於耶戰還至敖倉嬰迂為御史大夫二年以別後食

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韓信擊破齊將於歷下所將

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

相田相至羸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王得四人

收下羸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十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番公

於假密番縣名公縣令也攻龍且及番縣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卒嬰斬將卒也生得右司馬

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生得一亞將周蘭亞次也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果於虜地破之轉定破薛

郡長長亦如郡申也身虜騎將入攻轉陽前下相以東南僮取

慮徐僮取慮徐三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謂從下將以東南盡陵城邑乃至廣陵

是皆正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郊下

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此平陽在此郡遂降彭城虜柱

國項佗降留薛沛鄴蕭相凡天攻苦二縣名復得亞將與漢王會

願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數煩將二人虜將八人

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防下嬰以下御史大夫將軍騎

別追籍至東破之斬齊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及卒萬二千人盡

得其軍將使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下得吳宋遂定吳豫

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王賜嬰邑三千戶

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

勿絕食邑頻陰二千五百戶父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孽庶項子

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信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橫

陽軍城為韓王欲以定韓地頃梁死定陶成犇懷王謂所立韓王

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將

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韓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以將

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踈而望歸及其蠶而東可以

爭天下漢王從之謂及軍中將士氣鋒也踈謂引領舉足也蠶與鋒同漢王還定三秦乃

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韓王城間漢遺信畧韓地

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項籍在吳時昌為吳縣令漢三年信略地

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乃令立信為韓王常

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

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王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

傳寬初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沛公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槐

里趙賁軍矜開封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鄉從至

霸上沛公為漢王寬賜號共德君從入漢中為右騎將還定三

秦賜食邑雕陰

縣名屬上詳

從擊項籍待懷還

待高祖于懷縣也人懷州

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一人赦下

赦地名左博曰

盜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由解屬相國參殘簿

也博大

山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食邑三千六百戶斬歙

以中涓從起宛胸

今曹州縣

攻齊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

十人將一人

騎將帥軍為十漢儀住邊郡置部尉千人司馬侯也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

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監田比斬車司二人

請上車騎長

一人

謂騎之長也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人沛公為漢

王賜歙爵達武侯千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五軍於隴西

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

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

邢說軍苗南破之

蒲縣名今孝城縣

身得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

吏卒四千六百八十六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

河內擊趙賁軍故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後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

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首

相所將卒斬兵守群一人

兵守群當言群守也謂將群兵守也

降守從攻朝歌邯

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教倉破項藉軍成臯南

擊從楚饒道起滎陽至穰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鄆郟下邳

南至鄆竹擊項裨齊下還擊項藉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

國太司馬以下八人東得江陵王致維陽

江陵謂攻教之子尉也

國定南

郡從至陳取楚王信破符世世勿絕定倉四千六百戶為信武侯

周繆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二秦  
嘗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絕角道從出度平陰  
遇韓信軍至國戰有利不利終無離上心帝以繆為信武侯食  
邑三千三百戶

冊府元龜卷之三百四十

此書係由人地以余之從前著述而編成者也

其書之內容多係關於中國之地理及地質之學

凡欲研究中國地理者不可不讀也

附錄元地理志卷之三百四十



